

- [42] 《干旱区地理》2003年第4期。
- [43] 《西域研究》2013年第3期。
- [44] 《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
- [45] 《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
- [46] 《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
- [47] 《塔里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 [48] 《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
- [49] 《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
- [50]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 [51]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2期。
- [52] 《新疆社科论坛》2013年第2期。
- [53] 《新疆地方志》2013年第3期。
- [54] 马大正、厉声、许建英：《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 [55] [英]斯坦因著、刘文锁译：《西域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斯坦因考察的详细研究见兰州大学王冀青的系列著作。
- [56] 关于斯文·赫定于中国联合开展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最近研究成果，参见张久辰、徐凤先、李新伟：《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专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王新春：“近代西北考察与新疆政治社会——以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新疆考察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7年第2期。。
- [57] 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2007年、2010年版。

【新疆史料】

马克南其人其事

第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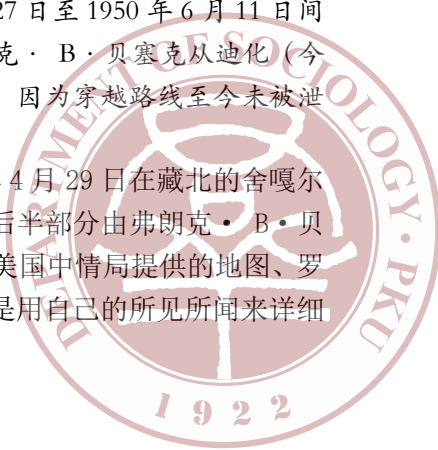
前往新疆若羌县的铁木尔里克

（弗朗克·B·贝塞克手稿）

译者：阿利·阿布塔里普

收到弗朗克·B·贝塞克(Frank B Bessac)提交的手稿后，美国中情局负责人劳埃德·斯提热于1951年8月31日这样批注文件：“今天我特意附上1949年9月27日至1950年6月11日间副领事道格拉斯·S·马克南(Douglas·S·Mackiernan)先生和弗朗克·B·贝塞克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到拉萨的旅途中保持多年的日志副本。本日志为绝密文件，因为穿越路线至今未被泄露。”

首先，副领事马克南先生详细记录了每天的旅途线路直到1950年4月29日在藏北的舍嘎尔洪龙(Shegarkhung Lung, 今藏北的双湖县附近——译者)被枪杀。后半部分由弗朗克·B·贝塞克完成的。这篇旅途日志稍微做了修改，但保持了原意。他们拥有美国中情局提供的地图、罗盘仪、真空气压表。在这次旅途中野外的生活、所看到的山山水水都是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详细记录的。



具体旅途路线如下：

1949年9月27日至10月20日：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到新疆巴里坤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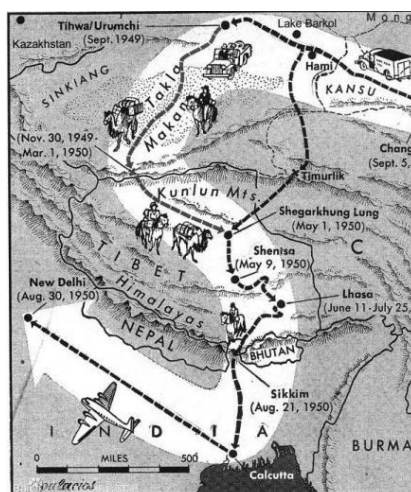
1949年10月29日至11月30日：从新疆巴里坤县到新疆尕斯湖铁木尔里克；

1950年3月20日至4月29日：从新疆尕斯湖铁木尔里克到舍嘎尔洪龙；

1950年4月29日至6月11日：从舍嘎尔洪龙到拉萨。

根据马克南、弗朗克·B·贝塞克的日志，按照他们实际路线从地形图上准确测量而获得的里程，具体为：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到新疆尕斯湖铁木尔里克的路程是 1278 公里；新疆尕斯湖铁木尔里克至昆仑山的布喀达坂路程是 378 公里；昆仑山布喀达坂到西藏藏北双湖县附近（舍嘎尔洪龙，也就是马克南被枪杀的地方）是 447 公里¹；双湖县到 Shen Tsa（申扎县）是 337 公里；申扎县到拉萨的路程是 490 公里；迪化（今乌鲁木齐）到拉萨的行程路程为 2930 公里。

1949年9月27日至1949年11月30日的旅行日志：



马克南、贝萨克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到拉萨的路线图

1949年9月27日

离开迪化（今乌鲁木齐）乘车前往巴里坤，大约两周后来到了乌斯满的营地。

10月30日2号营地

10月29日下午3点离开巴里坤郭勒西南边的营地，行进了3个小时来到巴里坤山脚下的一处平原，并在那里搭建了1号营地。第二天早早离开1号营地向南翻过海拔2800米的区山行进了5个小时，到了白天，海拔2400米处停下来搭建2号营地休息。就在这里塔里哈木过来和我们告别后离开了，剩下我们9个人。由于害怕别人发现我们的行踪，每次傍晚或凌晨穿过吐哈公路，为了安全，大部分时间在夜间行进。

10月31日3号营地

当天下午5点离开2号营地，向南进入一个峡沟，路过一个阿吾勒（阿吾勒是哈萨克语，村寨的意思——译者）附近和两个烽燧遗址，并停下来给坐骑饮水喂草料。下午三点到了沟口并在海拔1700米处搭建了3号营地，这里距离吐哈公路25公里，天下着雨，这里水草丰美，天气比较暖和。

¹ 西藏双湖地区历史上因人迹罕至，曾被称为“无人区”。为了开发“无人区”，1976年2月，设立双湖县办事处。1993年8月，撤销双湖县办事处，设立双湖特别区。总面积约11.66万平方公里。从2013年1月召开的西藏自治区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获悉，西藏双湖县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是目前世界海拔最高的县级行政区。2013年7月，双湖县筹备完相关机构的设立和人员配备，正式挂牌。舍嘎尔洪龙就在双湖县附近，也是马克南被枪杀的地方。

10月31日4号营地

上午12点才离开3号营地，向南行进4个半小时，来到距吐哈公路以北6公里处的一个小水井边安扎4号营地，离我们约三公里处有一棵大胡杨树，指南针方位为南偏7度，周围属沼泽湿地，哈萨克人把这里称之为水井，海拔1188米。

10月31日至11月1日5号营地

下午8点离开4号营地，向南偏东行进穿过吐哈公路（约6公里），然后向南行进8公里，再东南行进大约3个小时（总共花了5个小时）直到凌晨2点钟才停在一处干旱沙漠区域搭建5号营地过夜。

11月1日6号营地

上午9点离开5号营地向南行进约10公里（一个半小时）来到了一片沙丘地，沙丘高约150米。沙丘边缘有一个废弃的旧观察塔，在此，面向南方搭建了6号营地。这里有一处泉眼，水草不错，海拔670米。从一号点向东南就能看到观察塔，从营地向西北可以看到巴里坤山脉的山峰，从观察点向东南就看到黑达坂了。

11月1-2日7号营地

下午3点才离开6号营地向东南行进约15公里，晚上6:30越过了黑达坂垭口，再转向西南一直行进到第二天下午7:30，然后继续向南，晚上12点到达了库鲁克湖北岸。前面正好是一条通往库鲁克湖的卡车道，便在那里扎营7号营地，这条车道在地图上并没有标注。

11月2日8号营地

早上7:30离开7号营地，向东行进了约10公里就到了库鲁克湖，河宽约2米，水深约40厘米。沿着河流行进到11月2号清晨5点，海拔244米。在那里停下来，一直休整坐骑到下午的两点，然后向东行进至下午3:30，在库鲁克湖北岸搭建9号营地过夜。

11月3日10号营地

早晨8:30离开9号营地向东偏南50度行进并穿过黑戈壁，一直马不停蹄地走到下午3点，再转向东继续前行到下午的5:30，再转向东北进入一条干河床，就在此搭建10号营地，这里一点水都没有。

11月4日11号营地

早晨7:30离开10号营地，向东或东偏南80度行进到下午的2点，并沿着一条小路继续向东南行进直到晚上9点，这些区域类似这样的羊肠小道比较多，不知道底细的人，会很快迷路了，于是就地扎营过了夜，以防万一迷失方向，这里没有水。

11月5日12号营地

早晨7:15离开11号营地向南沿着一条便道再转向东南来到了一条低矮的山脚下，大约下午一点钟到达了当地人称之为木头井的地方，这里的井水都含盐量高，给坐骑饮水、补饲等休整，并扎营过夜。但这口井在地图上没有标注，这里海拔1066米，我们以北约5公里的地方有一处Hung Mu Chuan Tzu（沙泉）的地方，这个地名在地图上有标注。

11月6-7日13号营地

上午11:15离开12号营地，穿过沙漠泉约40公里，再转向南穿过叫束口苏的宽干沟，环境极差。过了这些区域又行进约25公里，来到了叫Tieh-shui（甜水）的地方，水草很不错，11月7日把13号营地搭建在这里，给坐骑补饲、饮水等，周围还观察到了很多鹅喉羚，还有野骆驼的蹄印，还看到一只狼。距我们5公里处还有一处泉眼，是野生动物的饮水区域。

11月8日14号营地

早晨7:00离开13号营地，向南穿越几条小山丘，中午12点到达了马莲泉，这里水质很不错。草也比较茂盛，花了多半天时间休整坐骑，第二天早晨6点离开了14号营地。



11月8-9日15号营地

离开14号营地后继续向南行进，然后转向东南方向行进至晚上9点，这时天已经黑了，我们怕迷路了，因此只好在一条干河床里搭建15号营地过夜，周围光秃秃的，没有一点植被可供坐骑补饲的，只好把它们拴起来忍受一晚上的饥饿。

11月9日16号营地

早晨7:40离开15号营地向南行进，然后再转向东南约上午10点到达了7公里之外的Min-shu（明水），水质不怎么样，植被稀少，过了明水就找到了水草茂密的区域。上到山丘上观察了一下周围，只看到一只食草的盘羊。这里海拔1676米。

11月10日17号营地

早晨6:30离开16号营地，翻过几座小山丘来到了疏勒河河床，河床已干涸了，我们就在南岸有一处泉水的地方驻扎过夜，坐骑也喝足吃饱了，为明天的行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1月11日18号营地

早晨7:00离开17号向南行进45公里左右，这时已是下午3点。地图显示距Nan-Hu（今甘肃省敦煌市的阳关镇——译者）还有15公里。这里水草茂盛，对马匹比较适宜，海拔1150米。

11月12日19号营地

早晨7:00离开18号营地继续向西南行进越过库木塔格大沙漠，行进10个小时来到Somotu（崔木图，今甘肃省阿克塞县多坝沟村以东的山沟名——译者），这里有水有草，对坐骑很不错。沟里两边的山丘上有2-3个烽燧遗址，还居住着4-5户汉族人家，我们买了一些面粉和马铃薯。

11月13日20号营地

早晨8:00离开崔木图沿着干河床向西南行进8个小时，来到了Khulyastay（葫芦斯台，今甘肃省阿克塞县多坝沟正南面阿尔金山脚下的山沟名——译者），在一处泉眼边驻扎安营下来了，水草太好了，坐骑也得到了充分的休整，海拔2363米。周围很安静，没有人住，泉眼边到处都是石鸡。

11月14日21号营地

早晨8:05离开20号营地，向西南行进至下午4点，来到了Yam Bulak（今甘肃省阿克塞县安南坝村木巴尔泉以东的索尔苏——译者），这里人们很热情友好，对我留下了难忘的影响，自旅行以来这里是很好的避难所，海拔3002米。那里过了一夜，吃了不少的羊肉，还有热茶。看起来这里的人们很富裕，家家户户都放着大群羊，特别是骆驼。

11月15日22号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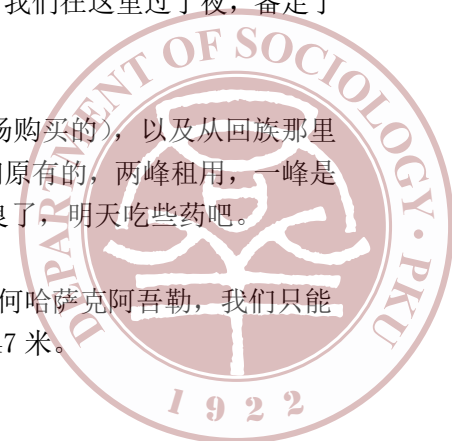
早晨9:30离开21号营地，到了3公里之外的一个哈萨克阿吾勒（今甘肃省阿克塞县安南坝村东面的木巴尔——译者），那儿我们停留了一天一夜，居住在那里的哈萨克居民对我们所需骑用的马匹、骆驼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使得我们前往尕斯湖的旅行有了保障。我们也看到从敦煌过来的四个回族人，他们来这里从哈萨克那里收购鸦片的。1盎司黄金等于6盎司鸦片（1盎司等于35克），从买卖情况来看，哈萨克人自己本身不使用鸦片。我们在这里过了夜，备足了足够的羊肉和茶叶，很不错，海拔3017米。

11月16日22号营地

我们就住在这里，更换了骑用骆驼和帐篷（是我们在吐鲁番市场购买的），以及从回族那里购买了一些火炉、茶壶、布料等所需物资。还有八峰骆驼（五峰我们原有的，两峰租用，一峰是我们哈萨克向导的）和五匹马。晚上吃了很多肉，我感觉已消化不良了，明天吃些药吧。

11月17日23号营地

上午11:00离开22号营地，继续前行6个小时，但始终没有任何哈萨克阿吾勒，我们只能赶到哪里就到哪里露宿。晚上有点冷，但帐篷里还算可以，海拔3047米。



11月18日24号营地

早晨9:00离开营地前往下一个阿吾勒（今甘肃省与新疆交界处），一直行进到下午3点才到达 Kabaim Bastik（哈巴衣）部落头人的阿吾勒。我们都融入到他们当中了，毡房、包尔萨克以及盘羊肉，应有尽有，非常丰盛，海拔2926米。为了顺利到达尕斯湖，我们在这儿呆了4-5天，准备了些手套、骆驼、包尔萨克以及肉类等必要的生活物资。每次我拿起笔记录我的行程日志时，毡房总会挤满很多哈萨克年轻人及妇女们，他们以前从未见过外国人，所以感到很好奇。

11月23日25号营地

11月23日早上11:20离开营地，我们一行共10个人，12峰骆驼，2匹马，2匹骡子。我们向西很快进入一条山沟，不久来到了一条冰河边，这也是我们到达目的地前的最后一个水源地。继续行进到这条冰河的上游已是下午的5点半了。停下来安扎过夜，这里有一些喂坐骑的草料，但没有水，海拔3230米。

11月24日26号营地

早晨7:30离开营地，翻过一条山垭口，然后向西进入一条山沟，又翻过一条山垭口到了南疆公路的453公里牌处，沿着这条公路行进到498公里牌处，在一个干河床里搭建帐篷过夜。这里寒风刺骨，没有水、草以及柴火。幸亏我们前面10点时左右捡了一些柴火，这里不再拾到柴火了。

11月25日27号营地

早晨6:30离开营地，继续沿着这条公路走到501公里牌处，转向西南进入山里了，路则留在了山的北面。我们沿着羊肠小道向西南偏西方向翻过了好几条山垭口，来到了一个开阔地带，见到了很多人、马、骆驼的骨架。大约下午1点钟，翻过最后一道山垭口来到一个向南及西南延伸的盆地，盆地的西南面有一座终年积雪的山峰，向西穿过这条平原来到了 Donbas tau（山坡泉），这时已经晚上8:30了。这里草茂密，但柴火比较稀疏，海拔2896米。这里停留到26号的晚上，休整了一下骆驼，捡了一些柴火以备下一个营地使用。

11月27日28号营地

27号的凌晨3点离开营地，向西沿着一条便道行进，大约早晨8点翻过了一条海拔3658米的山垭口，晚上寒风入骨，太阳出来后，天气稍微变暖，在山垭口向西就看见尕斯湖了。继续沿着山沟里的老路来到了尕斯湖边缘的高处。下午的3点来到了 Yulgundam（大土房）边，并搭建帐篷准备过夜，这里海拔2804米。

11月28日29号营地

早晨8:30离开营地，继续向西行进到一条湖的西边便进入一个盐碱滩，观察到很多野驴以及蹄印，大约下午的到达湖泊的尽头，当地的哈萨克牧民告诉我们，胡赛因台吉要我们在铁木尔里克泉附近搭建帐篷过夜，然后明天我们再继续，于是晚上我们停下来搭建帐篷过了夜，这里天气比较暖和。

11月29日30号营地

早晨8:30离开营地，到达铁木尔里克泉的时间是上午十点。我们受到了胡赛因台吉的热情接待，他为我们准备好了一顶哈萨克毡房，很暖和。附近就是胡赛因台吉的毡房，看起来好大呀，我从未见过这样豪华的毡房。我们就安扎在这里，准备探清楚前往印度的路线再动身，很可能一个冬天都在这里。

我们在铁木尔里克度过的时间是1949年11月29日到1950年3月20日。



第二部分

铁木尔里克¹一带哈萨克游牧民族间的所见所闻²

(美国) 弗朗克·B·贝塞克³

阿利·阿布塔里普编译

编者按：不堪忍受以盛世才为代表的反动军阀的血腥统治的残酷压迫。盛世才当上新疆督办后，一方面继续推行羁縻政策，吸收哈萨克族上层参加政府工作，一方面又以暴力干涉哈萨克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强征哈萨克族青年当兵，激起了不满和骚动。他上台不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在“整肃吏治”、“兴办教育”、“整顿建设”的同时，大搞白色恐怖，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所谓“阴谋暴动案”，大兴冤狱，使新疆人民噤若寒蝉，人人自危，鸡犬不宁。1938年，盛世才在新疆制造了“阴谋暴动案”，出动人马大肆逮捕哈萨克族头人，同时又以邀请哈萨克族部落首领去乌鲁木齐开会名义，将20多名部落首领和牧主抓起来，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关进狱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寻找安宁的生存环境，1911年到1939年间，部分哈萨克部落被迫离开新疆，迁入甘肃、青海境内，游牧于祁连山、阿尔金山一带。前后进入甘肃、青海的哈萨克族3000余户，约2万多人。胡赛因等部落头人被迫于1938年1月至2月期间率一千余户七千多人离开家乡，在新疆与青海交界处的尕斯湖一带游牧。

1949年9月底，美国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副领事马克南（Douglas S. Mackiernan）和另一位美国人弗朗克·B·贝塞克（Frank B. Bessac）及三名白俄逃出乌鲁木齐，途径西藏前往印度。途中在1949-1950冬季，他们在尕斯湖一带的哈萨克游牧部落中度过一个冬天，并向游牧在那一带的胡赛因等部落头人游说抵抗中国共产党、开辟西部战场等等，但那里的哈萨克人没有采纳他的观点，对他置之不理。看到这样尴尬的局面，弗朗克·B·贝塞克对马克南曾说过一句话：“你对这些流浪的哈萨克人游说了你自己的观点，我看他们都无动于衷，不懂得你在说什么呢”。其实那里的哈萨克民众都很清楚，只要过上祥和安宁的生活，哪里也不去，和谁也不对抗。

到了第二年开春即1950年3月中旬，这些美国人离开那里的哈萨克游牧部落，翻越昆仑山的布喀达坂进入青藏高原。马克南等三人后来被藏兵枪杀于藏北的Shengarkhung Lung（今为西藏藏北地区的双湖县附近——译者），只有弗朗克·B·贝塞克和一名白俄抵拉萨，并于数周后得以穿过西藏进入印度。回到美国后，弗朗克·B·贝塞克直到1990年才把当时中国境内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部回忆录，即《铁木尔里克一带哈萨克游牧民族间的所见所闻》，并对本文中出现的主要地名与历史人物给予了注解，以便读者很好地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现已编译出中文，以飨读者，让更多地人了解当时的历史。

¹ 铁木尔里克属于新疆若羌县管辖，维吾尔语，意为具有丰富的铁资源。地处羌塘高原，位于阿尔金山与祁曼塔格山相夹的山间盆地中，距若羌县城东南288公里，东与青海相连，南与祁曼塔格乡接壤，西与依吞布拉克镇相邻。

² 由阿利·阿布塔里普根据 *Winter in Temurlik, 1949-1950: Life in a Kazak Nomad Encampment* (Bessac B Frank) 原文故事情节编译。

³ 弗朗克·B·贝塞克 (Frank B. Bessac, 1922.1.13—2010.12.6) 于12月6日去世，享年88岁，是冷战初期由中央情报局领导的史诗般命运多变的幸存者之一，带领他从蒙古边境到西藏首府拉萨。弗朗克继续成为一名社会人类学家，在他开始旅程时正式辞去间谍职务。但在这次访问中的同伴是一名中央情报局官员，作为一名普通话发言人，弗朗克自己于1947年加入了中央情报局，并在中国陷入内战时收集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的情报。他被成为该组织的高级职位，但当他发现这意味着秘密工作并且阻止他追求对蒙古的新兴趣时，他就离开了。相反，他在北京富仁大学学习古典汉语和蒙古语，在那里他熟悉了中国文化。弗朗克2010年死于美国蒙大拿，终年88岁。

要准备写我当时所经历过的点点滴滴，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怕揭露曾经帮助我个人和我们团体的一些人。后来我听说乌斯满被俘并处决时才感到有点意外。我希望如果有一天有机会的话，我想重返中国西部尕斯湖¹一带的哈萨克游牧民族的阿吾勒里更进一步了解并获取我所看到一切。然而我在编写这篇论文时写进了所有亚洲内陆及其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这也是我执教多年的一个课题。直到1990年才要求我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由哈里·海曼主持的关于哈萨克族方面的有关研讨会时，我应邀写了这篇论文的草稿。

我们小组负责人—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副领事道格拉斯·马克南²，当时我们都不会讲哈萨克语，我们的另外三个成员都是白俄罗斯人，他们都精通俄罗斯语、哈萨克语和汉语。这里所提及的白俄罗斯人都是反对苏联的俄罗斯人。道格拉斯·马克南会讲俄语，我会讲汉语，Stephan Yanushkin（史蒂芬·亚努什金）担任了我和哈萨克人之间交流时的私人翻译。这些善良的哈萨克人总是喜欢跟我谈论他们对自己未来生活的美好设想，但由于那些人不太了解我们小组负责人的情况，总是怕提及一些敏感的有关问题。尽管我对这些哈萨克民族的游牧生活有着比较粗浅的认识，但还是很有用的，可这些少数哈萨克人在中国成不了什么气候。苏联或中国还没有统一管理哈萨克民族之前，有关研究并详细描述哈萨克人游牧生活方面的人寥寥无几。现在可能很多哈萨克人几乎都忘记了1949年前的那些生活状况。

这些年来，我阅读了大量的用英文撰写的哈萨克族文化方面的所有文献，本文以我个人的所见所闻描述了生活在铁木里克、尕斯湖一带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人的生活状况。所以，在我的论文里几乎没有写别人的东西，仅仅反映了我个人所观察到的和亲身经历的实事。

我们小组的负责人是美国的道格拉斯·马克南。他出生在墨西哥城，1913年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主要研究古巴和波多黎各。后来，他在阿拉斯担任过陆军航空队队员；1947年5月他被任命为中国南京领事。1950年，白宫召开了纪念大会，表彰了时任中国南京领事馆领事的道格拉斯·马克南和艾奇逊国务卿。艾奇逊在他的讲话中提到了道格拉斯·马克南的功劳，但是有些参议员如约瑟夫·麦卡锡则猛烈攻击他。

瓦西里³1923年出生在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他早年与哈萨克族小孩一起玩耍长大，

¹ 尕斯湖属于新疆若羌县管辖，为铁木里克以西封闭型内流盆地，常年接受西部源自库木库勒盆地的阿拉尔河和铁木里克河的补给。湖表卤水面积103km²，水深0.65m，湖面海拔2835m；盐湖的东南部为干盐滩，面积140km²。地理坐标为东经90°40′-91°10′，北纬37°57′-38°11′。

² 4、马克南(Douglas·S·Mackiernan, 1913.4.29-1950.4.29)1943年春，美国驻新疆领事馆在迪化设立。从此，在中国西北一个几无美国侨民的省份，美国有了官方的领事机构。马克南于1947年2月初进入美国驻中国新疆迪化领事馆任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位于弗吉尼亚总部的大厅里有一面黑色的大理石纪念墙，上面刻着几十颗星，代表着在履职中为美国献身的中情局谍员，其中的第一颗星是马克南，他在1950年4月29日葬身于中国藏北。但在当时及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这颗星下面没有名字，世人包括马克南妻子在内也不知道马克南的真实身份。直至2010年，中情局官网首次发表文章“怀念中情局英雄—道格拉斯·马克南”，人们才确切知道：马克南是以美国国务院驻中国迪化领馆副领事身份为掩护、在中国边疆从事秘密情报活动的中情局谍员。1949年9月28日午夜，马克南、弗兰克和另外三个白俄，溜出已经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之下的迪化城，开始了前往西藏的长途旅行。11月底，他们在新疆与青海交界处的一个叫铁木里克(Timurlik)的地方停下来与那里流浪的哈萨克族阿吾勒一起越冬。直到1950年3月20日，他们才离开该地，开始了进入西藏的最后旅程。沿途，马克南一直与华盛顿保持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并且要求华盛顿与拉萨当局联系，为他们获得入藏的许可。

1950年4月29日，马克南一行终于见到了藏族人。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马克南一行尽力向他们示好，但却在打着白旗走向藏族人之际，遭到突如其来的射击。马克南和两个白俄当场毙命，弗兰克和另外一个受了轻伤的白俄被押往拉萨。数日后，在前往拉萨途中，他们与噶厦政府派来送信指示欢迎美国人的信使相遇。但是一切都晚了。当时就在拉萨的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里尔⁵记述了他所知道的马克南等人遇难的经过。

³ 瓦西里(Vasili Ivan Zvansov, 1923.5.9-2012.10.1)于1923年5月9日出生于一个俄罗斯“富农”的家庭，他的父亲在那里作皮毛商后来十月革命期间迁居了。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由于瓦西里的父亲被判为“阶级敌人”，其余家人在冬季街头流浪，失去了一切必要的生活物资。1940年17岁那年，瓦西里被征召进入红军，

同时和他们一起学习了哈萨克语。他的父亲是一位老信徒，以捕猎做毛皮生意为主，后来在哈萨克斯坦斋桑湖附近的库姆斯农场为哈萨克人干活。瓦西里并不反对当时列宁所实行的政策。可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斯大林上台期间，他的父亲被定成富农，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逃往中国的新疆，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后来苏联当局又试图启用他参加对德国进攻时，瓦西里又逃到了新疆。

我和他的交谈结束时，他希望我不要详细记录他在新疆迪化或是在美国领事馆的有关情况。他希望有一天抽个时间，与他侄子一起写这段经历。当时伊犁河畔还在打仗期间，极有可能被对方人员打死或打伤，同时也避免不了被遣送回苏联的可能。在那期间瓦西里认识了一名苏联军人，这位军人对他说：“伊犁起义已经结束了”。这位苏联军官同时对拿枪对瓦西里说：“你必须服从命令，否则要被枪毙”。就这样瓦西里和其他一些白俄被迫送往玛纳斯河畔与穆斯林军一起攻打中国国民党军队。可是白俄军人与穆斯林军发生了一些争论，没有打起来。后来穆斯林军得知赢得这场中国内战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时，他们就加入了毛泽东的队伍，等待命令继续战斗。得知白俄军人已经缴械投降时，瓦西里在内的一些人怕被遣送回苏联，他们又逃到蒙古国境内的阿尔泰山脉，支援乌斯满军队。出生在伊犁地区的上校列斯肯，在瓦西里的眼里是为苏联而发动“伊犁起义”的人，并派出3000人的军队，专门攻打白俄部队，同时他们到乌鲁木齐以北的一座城镇加入到奥马尔部队里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关系。

奥马尔曾与美国驻乌鲁木齐的领事馆有着良好的联系，领事馆要求奥马尔各派一名白俄人，一名蒙古人和一名与乌斯满关系密切的哈萨克人代表到乌鲁木齐领事馆来，瓦西里作为白俄代表也来了。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欧文·凯纳西在他的家里接待了他们并让他们等马克南的指令。有一天，道格拉斯·马克南副领事接见了他们，并要求瓦西里保管好领事馆里的所有设备，同时饲养好自己的马匹。马克南还问他是否愿意了解如何在野外使用电台，瓦西里随即接受了他的指令，还要求瓦西里另外推荐两名白俄人到领事馆来工作。瓦西里考虑到欧文·凯纳西出生在苏联，于是他推荐了欧文·凯纳西和伊利欧尼提两个人。瓦西里并不认识伊利欧尼提这个人，在一次与伊利欧尼提的交谈中得知，他原来住在伊犁河畔的一个峡谷里，有一天敌人袭击了他所在的村庄并杀死了村里所有的人，他装死在死人堆里直到敌人撤走后仓皇爬起来逃至乌鲁木齐，才侥幸活下来。

1943年美国军队决定让我返回大学并学习一门外语，当时我选择了汉语，从那时起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亚洲了。经过一年的语言培训，在堪萨斯州赖利与其他官兵一起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骑马训练。他们在部队里一直研究亚洲语言，后来把我也吸收到战略情报局里工作了。1945年初夏，我接到去驻扎在中国云南昆明降落伞突击队里的命令。幸运的是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我从昆明回到了北京，在那里我看到报道后才知道当时的局势非常复杂，因为那个时候炫耀的是美国政府。抵达北京后几个月，我听说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内战即将结束了。我作为一名国民党军队里的战报队员被派到八路军地区控制局势，我先到北京以南的地区，然后到了内蒙古。在此期间，我对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极大兴趣，因为可以通过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将他们与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作一对比。1947年我在北京辅仁大学开始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蒙古语法。1948年春，我被招募到中国救济团队里。其实这个活动开展在援助活动之前，联合国的行动计划之后。

几年来中国华北和内蒙古一带连年出现极度干旱气候，我作为内蒙古救济特派团的一名行政

但几个月后，在希特勒向苏联宣战之后，他和一位朋友离开了那里。他回忆说“当时我想到了，我不会为他们而战死”。随后他们夜间行，白天躲在灌木丛中，行程750多公里路，回到了他们在哈萨克斯坦家。回到家乡，瓦西里才知道他父亲越狱进入了中国的新疆，这个地区拥有宝贵的铀矿，这是苏联军阀与中国国民党军队之间权力斗争的焦点。他决定要找到他父亲，并于1941年9月，他和一个朋友再次出发，最终通过新疆阿尔泰山脉过境，到达最近的城镇，不久又在那里逮捕，但经审问后被释放。不久和父亲团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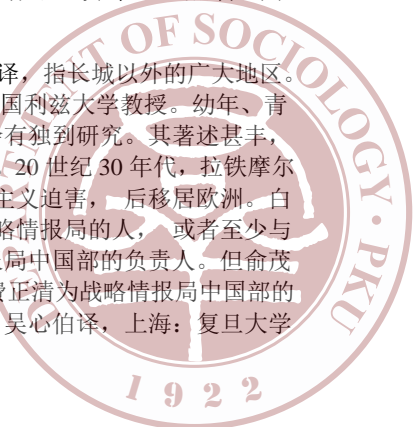
长官，主要进行分发粮食和其他救济物品的工作。为了搞好这项工作，我骑马走遍内蒙古南部的广大地区，逐渐对中国西北部被欧文·拉蒂摩尔称为“Inner Asia（亚洲腹地）”¹的这片广袤神奇的土地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区域虽然属于中国领土，但在发放救济物资工作结束后，我到中国中部地区去视察了一下，发现那里的局势并不稳定，还不让我和其他美国人返回北京。

我原计划住在北京以北中蒙边界的蒙古人当中，利用之前获得的富布莱特奖学金学习蒙古语，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因此我只好去了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旗，一直住到1949年秋。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拉蒂摩尔关于中国内陆的描述，说他于1928年通过一条沙漠公路一直颠簸到新疆，然后继续前行于1930年到达外鞑靼斯坦。但现在这片广大的区域已被军队占领了，我决定离开了这片区域。我只好骑着骆驼与一群到甘肃河西走廊的山丹培黎学校（路易·艾黎创办的）参加农村劳动的蒙古孩子们一起，穿越阿拉善戈壁来到了河西走廊的山丹，之后又到黄河湾边搭乘一辆大客车到了新疆哈密。在那里我又乘坐中苏友谊飞机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从那里我去了天山以南和塔里木盆地周围的蒙古人游牧区域实地查看了具体地形，便找到了通过吉尔吉特或喀喇昆仑通往印度的简易道路。

当我抵达乌鲁木齐后才发现道格拉斯·马克南仍在领事馆工作。来乌鲁木齐之前，我是在这方圆数百公里内工作的唯一的一位美国人，对此我深感荣幸。他应邀我留在领事馆工作，随后他安排给我开一辆卡车把使馆里的一些东西运送到塔里木盆地南部边境，然后再用牲畜驮到印度。作为一个穷学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赚钱机会，因为他答应支付我所有的费用。可是没过几天局势骤然改变，驻扎在乌鲁木齐的国民党军队加入到了中国共产党。道格拉斯·马克南对我说：“弗朗克，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加入到哈萨克队伍里呢？给这些讲突厥语的游牧牧民在新的局势建立并巩固之前，给他们一个喘息机会。”之前我在亚洲腹地与这些游牧民族有过普遍接触的经历，也有一些很好的交流基础，于是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请求。读者应该明白我接受道格拉斯提议的原因，是因为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没有对这里的局势变化采取任何冷战思维。况且我第一次来中国时，还加入了中国降落伞突击队，而后我又去过中国八路军控制下的一些地方，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虽然那边没有影视、笔记本电脑和其他对民族志有用的材料（影视材料仍然在我的相机里，几年后到拉萨才整理出来的）。所以我决定接受他的建议，不是与冷战的开始有关，而是因我与亚洲腹地的人们有着炽热的感情。第二天一早道格和我就离开了乌鲁木齐城区，路上接到了瓦西里·史蒂芬·亚努什金（Stephan）和伊利欧尼提（Ilionit），他们也很安全地逃出了城门。城门检查时，道格拉斯有外交通行证，可以随意出入，而我们不得不偷偷地翻墙越门，好不容易逃出了城墙外。

我们驾驶一辆吉普车一个小时多才上了公路，前往哈密方向，准备接见那里等着迎接我们的哈萨克人。正值深秋季节，哈萨克游牧民族已经把羊群迁移到了低海拔的准格尔盆地周边，这里虽然有广袤的草场资源，但水资源比较短缺。哈萨克游牧民族将羊群游牧到有雪的区域，这可提供牲畜的饮用水，每年这个季节，这里的哈萨克牧人与乌斯满的阿吾勒都在乌鲁木齐附近。我们来到一座视野比较开阔的小山丘时，看到的几乎是阴云密布、终年积雪的天山顶峰。虽然看到了

¹ 亚洲腹地（Inner Asia）一词来源于欧文·拉蒂摩尔对汉语内番（neifan）一词的翻译，指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拉蒂摩尔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曾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幼年、青年时居住中国，曾到中国北方、蒙古、中亚地区考察，对这些地区的历史、社会有独到研究。其著述甚丰，《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一书为影响最大的著作。20世纪30年代，拉蒂摩尔访问过延安，40年代初作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50年代，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后移居欧洲。白智仁认为，对他日后产生极大影响的美国著名中亚问题专家拉蒂摩尔当时也是战略情报局的人，或者至少与战略情报局中国部负责人有密切关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曾担任战略情报局中国部的负责人。但俞茂春（Maochun Yu）在其著述《战略情报局在中国》（OSS in China）一书中只提到费正清为战略情报局中国部的特工。参见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蒂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世纪40年代几乎很少有汉族人居住。



一线曙光，无论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需要冷静的思考，否则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把吉普车留在那里，骑着乌斯满为我们准备好的马匹，前往乌斯满的阿吾勒，脑海里仍然记得三年前曾给乌斯满拍照时的模样，不久乌斯满在哈萨克毡房里和其他哈萨克人一起接见了我们。我第一次看见乌斯满时，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中等身材、头脑清醒、思维敏捷的哈萨克战士。

当时哈萨克人的处境比较艰难，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许多哈萨克人从苏联移居到中国境内的新疆一带，生活似乎有了一点保障，不用问也明白这是斯大林上台的结局。我们到了铁木尔里克的哈萨克阿吾勒后，才发现那里也实行着斯大林 20 世纪 30 年代推行的政策。显然他更盛行强制性的控制，并不是按照政策去管理。纵观历史，沙皇和中国政府都对其少数民族采取控制性方法进行管理。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曾建议允许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即清朝时期的满族地区可以成立自治区。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制定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尽快解放亚洲腹地的尚未解放的人们，使其成为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

我以前在乌鲁木齐附近去见过乌斯满，跟他交流时，他说设想在苏联的影响下，控制整个中亚地区所有的哈萨克人。我到了铁木尔里克听到消息称：1949 年秋季中国政府邀请新疆各民族领导人到北京去召开会，但遗憾的是途中飞机失事，所去的代表无一幸免。对于飞机坠毁一事，当时众说纷纭，谁也不知道事实真相。从那以后，一部分哈萨克人对中国政府产生了怀疑的态度，可我骑着马去见乌斯满时没有听到这个事儿。我猜测乌斯满当时是想带领自己的民族寻找一片比较安宁的区域生活，如果找不到，他想和自己的民族一起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瓦西里也赞同我的猜测，但他不知道有关蒙古人民共和国那方面情况，他告诉我，乌斯满已经与中国政府见面并告知了他的想法，他是为了避开俄罗斯的统治才向东迁徙的，然后重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密切合作。遗憾的是第二年他被俘虏并枪决了，他的这些愿望都没有得到实现。

Linda Benson⁸（琳达·本森，1988）¹详细地描述了乌斯满所领导的哈萨克人几十年来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变化，从她的研究材料里我也了解到，以前乌斯满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着良好的关系，但到 1949 年，这些关系已经破灭，哈萨克人也不可能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过安宁的生活了。本森的研究材料里还写道，乌斯满的长子塞尔提曼于 1947 年当选为新疆代表到中央政府参加会议，这意味着当时乌斯满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已经比较密切了，他不愿意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根本原因并不是 1949 年的飞机失事事件。本森还写道：“乌斯满抵抗中国和俄罗斯政府的主要原因是，他想尽最大努力寻求保持哈萨克人的传统风俗习惯和宗教自由的生活方式，然而遗憾的是他并不能真正了解当时的社会对哈萨克人的文化及风俗习惯会带来多大的限制，他在选择继续抵抗还是走向灭亡的问题上十分迷惘，就这样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结束了”。无论他所走过的道路合法与否，但是他为争取哈萨克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带领哈萨克人民浴血奋战，争得了中亚广袤山脉和草原是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财富。乌斯满的一位亲戚告诉本森，他被押上刑场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并不是一个土匪，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我的哈萨克人民过上一个拥有宗教自由和安宁生活而已”。

哈萨克人可以骑马走遍天下。11 月初的天气比较温和，草场开始渐渐枯萎，所有人都在自己的身边保留着一匹马，以备遭遇不测时骑马迅速逃离。这里的哈萨克人都赶着自己的牲畜，驮运着各自的毡房，渐渐靠拢到乌斯满的阿吾勒。与哈萨克人并肩骑着马的一些白俄军事人员也来到了此地，这些白俄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一直流亡在新疆一带生活，有的是苏联军队的逃兵，有的是被苏联当局误认为是瓦西利的父亲而被赶出家门的农民。我见到的一些人甚至几代人都来

¹ 琳达·本森于 1944 年 5 月 24 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恩西尼塔斯，她以 *Beach Blanket Bingo* (1965), *Muscle Beach Party* (1964) 和 *Bikini Beach* (1964) 的作品而闻名。她同时著有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伊犁叛乱)。1990; *China's Last Nomads: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s Kazaks* (Studies on Modern China) by Linda Benson, Ingvar Svanberg. (中国最后的游牧民族)

自新疆，因为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俄罗斯人的避难所。这些士兵与哈萨克人一样做着看守的工作。记得有一天晚上看守时，因我患有青光眼和夜盲症，因不适而倍感紧张，这时一位 40 多岁的俄罗斯人注意到了，他刚开始安慰我时，马突然向我发出了轻微的声音，看来这匹马早已看出我的异常，经过自行调节我慢慢缓过来了。有一次，一群十来岁的哈萨克小伙子向我挑战赛马比赛，我没有任何拒绝挑战的理由，于是坦然接受，结果可想而知我输了。他们的马速度很快，我觉得受过专业训练的美国骑兵都比不上他们，比赛结束后我还受到了当地哈萨克人的亲切款待。

前行队伍按照乌斯满的要求放养着自己的牲畜缓缓前行，以便所有的人都赶上队伍。还未降一点雪，我们从西向东沿准格尔盆地南部边境挺进，但这一地带比较荒凉，有可能给牲畜饮水带来问题。那里的哈萨克人已经转移到巴里坤了，从这里到东北沼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不远了。巴里坤到哈密也有一山之隔，他们计划在哈密附近过冬，随行人员当中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地方有一些永久性住房，但我却没有见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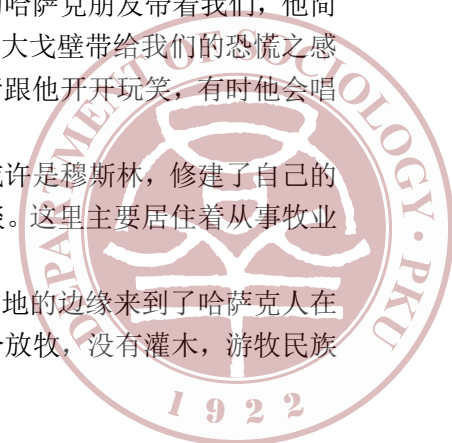
天终于开始下雪了，现在的问题不是乌斯满要做什么，而是我们如何找到一个容身之所。如果乌斯满在中国找不到能让他的民族过上自由、安宁生活的地方，他有可能会转移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在如何帮助哈萨克人民过上自由、安宁生活的问题上却没一点办法。乌斯满派了两名向导，带着我们从哈密南部穿越沙漠，到阿尔金山西南脚下的尕斯湖一带的哈萨克阿吾勒，那里的人们跟乌斯满有来往。所有这一切马克南从未对我说过，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计划，他随身携带一个短波电台，在瓦西里的帮助下可以随时与美国国会保持联系。

乌斯满原本计划一年多以后沿着我们走过的路赶到尕斯湖一带，然而可悲的是他被中国政府组织人员抓获并带到乌鲁木齐枪毙了。乌斯满被抓时，在铁木尔里克一带部分哈萨克人离开了尕斯湖，那时他们早已选定好了一条进入印度的路线，米尔顿·J·克拉克（美国）于 1954 年在克什米尔地区采访他们时才知道他们的这些计划。就在我们准备离开铁木尔里克穿越羌塘时，乌斯满的另一个盟友哈里别克从乌鲁木齐通过一条更便捷的路到达铁木尔里克加入了胡赛因台吉的阿吾勒，并与他们一起到达了印度。胡赛因台吉留给我的印象是很有责任心的人，但我感到好笑的是，他打算将一张一只骆驼难以托运的大木床托运到印度，他怎么能做到呢？

我们骑着马离开了巴里坤，翻越哈密之间的低山，穿过主干道，进入了茫茫的砾石戈壁，据我所知这是除北美的死亡之谷以外的又一个死亡戈壁。一路上我们看到许多骆驼的足迹，哈萨克向导对我们说这些都是野骆驼的足迹。因为路途比较遥远，我们每人骑一匹马牵一匹马，以便坐骑疲劳之时在半途中更换骑用。中亚这些马体型比较矮小，四肢短而粗壮，很有耐力。骑马要有一定的技术，这样骑着的马也很舒服，人也不累。有一天我骑着马时没有注意到马鞍肚带绳没有勒紧，导致半路上我的马鞍从马背上侧滑了，我被狠狠地摔在戈壁滩上，幸好我的哈萨克向导马上过来帮忙，我才没有受伤。我们收拾好马鞍子又继续赶路，这是我们穿越中亚途中最危险一段路途之一。马不停蹄地走了一晚上，什么水源都没有找到，这段路程比较遥远，一路寒风刺骨、风沙肆虐，四周寂静的就像是死亡之海，幸好有一个开朗又友好的哈萨克朋友带着我们，他简直是一个活地图，能准确辨别周围的方向，有了他，这片荒无人烟的大戈壁带给我们的恐慌之感也消失了。有时他静静地骑着马思考着什么，有时我们打断他的思绪跟他开开玩笑，有时他会唱起那美丽动听的哈萨克歌谣。

离尕斯湖不远了，那里有可供从事农牧业的沼泽草原。有些人或许是穆斯林，修建了自己的泥砖屋并开垦了一些水浇地，我们的向导认识他们并跟他们友好交谈。这里主要居住着从事牧业生产的哈萨克人，这里也是中国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离开这个游牧点后，我们越过一座低山向西前行，通过尕斯湖盆地的边缘来到了哈萨克人在铁木尔里克的阿吾勒。那里水草丰美，到处都是清澈的泉水，很适合放牧，没有灌木，游牧民族



用的燃料，来自动物粪便。在这片沼泽地周围，处处搭建着哈萨克毡房，其中之一就是侯赛因台吉的阿吾勒。我们快接近侯赛因台吉的毡房时，他出来热情地双手拥抱我们，欢迎我们的到来，随后把我们带入自己的毡房。他的妻子早已为我们备好了牛奶热茶。侯赛因台吉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间毡房，一路护送我们的两个向导吃好饭，又返回巴里坤了。我们到达铁木尔里克的具体时间是1949年12月1日，我们于1950年3月15日离开那里。

铁木尔里克是侯赛因台吉阿吾勒的冬季牧场，夏季牧场在西南面的阿牙克库木湖一带。我们穿越海拔约5400米的昆仑山垭口布喀达坂山脉到达西藏时，没有看到任何放牧的迹象。铁木尔里克的哈萨克人进行季节性放牧，已经适应了那里的放牧生活。我曾经访问过内蒙古那边的游牧民族，一年当中，他们以几个牧户为一组，从较高海拔到较低海拔转移牧场，按时返回到各自的春季牧场。一旦到达冬季或夏季牧场，哈萨克人则把羊群分成“小群”方式放牧，这一点与蒙古人相同。随着草场慢慢枯竭，他们按照以往的模式迁移到新的牧场进行放牧。曾经有个蒙古人告诉过我，几个蒙古包一起转移草场的原因是不同类型的牲畜需要到不同的草场进行放养，因此需要分成几个牧民为一组进行放牧，这恰恰是新疆哈萨克人的游牧模式。新疆巴里坤草原的牧民、天山一带的牧民与准格尔盆地周围的牧民都大同小异，哈萨克人严格按照自然规律划分四季牧场。

降雪量较大的区域，主要放如家牦牛、马等为主的大牲畜，这些牲畜完全可以刨开很厚的积雪取食，而如绵羊、山羊那类的小牲畜就没那么容易刨雪取食了。铁木尔里克的降雪量并不大，所以那里的羊群数量比较庞大，内蒙古也是如此。铁木尔里克最大的自然灾害就是初冬的大雪封山和入春的冰雹天气，这样极端恶劣的天气会给那里的牲畜带来极大的灾难，会造成大量牲畜因不抵灾害性天气而死亡，导致牧民的收入大幅度下降。

新疆有些地方，哈萨克人的冬季营地主要是比较牢固的永久性住宅，而在铁木尔里克基本上所有的牧民都居住在哈萨克毡房里。有位牧民告诉我，哈萨克人从1943年就开始这片区域从事放牧活动了，之前这里主要是蒙古人的牧地。当时，仍然还有一小部分蒙古人在这从事放牧活动，他们与哈萨克人相处得比较融洽，没有什么隔阂。

铁木尔里克究竟居住着多少户属于侯赛因台吉阿吾勒的牧户，我没有作具体统计，因为每个哈萨克毡房间隔相距甚远，我花了很多时间，走访了侯赛因台吉家附近的哈萨克人家，我估计100多项哈萨克毡房里，居住着数百哈萨克人，他家旁边就是一户回族商人的毡房。与侯赛因台吉具有同等地位的另一个德高望重的宗教人士，就是哈拉毛拉和他的家人。与蒙古人一样，哈萨克人也信奉萨满教，忌讳黄色，对黑色也有一些忌讳。哈萨克人当中也有一些黑肤色的吉尔吉斯人，牧民们惯称他们为黑色吉尔吉斯，但这并不意味着歧视他们，而是对他们社会地位的一种尊称。每当有重要事件进行讨论时都能见到侯赛因台吉，哈萨克人都非常尊重长者，哈萨克的长者都有着德高望重的地位。

铁木尔里克草原中心地带放牧的羊群数量并不庞大。有人告诉我，侯赛因台吉的一位亲戚带领这些哈萨克人以两户或三户人结伴而行，把羊群集中在一起放，这样既集中精力，又能节省劳动力。接近铁木尔里克东北面的青海湖周围，又是除阿尔金山脉以外的哈萨克游牧民族的阿吾勒，向西到昆仑山脉北部还有一支哈萨克游牧民族的阿吾勒。在铁木尔里克，侯赛因台吉的阿吾勒与这些周边的哈萨克游牧民族的阿吾勒来往不太密切。在新疆，这些哈萨克游牧民族的阿吾勒主要居住在巴里坤、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伊犁河谷以及蒙古等地，所以与铁木尔里克以及东面柴达木盆地基本隔离，而且这一带居住着一部分蒙古人，看起来他们要比哈萨克人来得更早一些。铁木尔里克东北部还居住一部分汉人和回族人。我们骑着骆驼约两个月，才到达距阿牙克库木湖数百公里的西藏高原哈萨克阿吾勒，由于这里海拔很高，地势险要，当时极少有人与这里往来。

当时，铁木尔里克的哈萨克族虽以畜牧业为主，但在尕斯湖一带搞起了少量农业生产，在其

他区域也种植了粮食等农作物来满足自需。在那个年代羊是最基础的生活必需品，羊肉、羊奶等可供人们食用，羊毛可供家庭消费和贸易。我们到达后不久，一群年轻人骑马从离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边最近的一个乌鲁木齐西部城镇带过来了些葡萄干、面粉、冰糖、茶叶、烟草以及其他生活用品。我们从哈萨克商人那里买了一些所需物品，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阿吾勒里出售或用多少羊毛来换取其他产品的。居住在这里的一户回族人在铁木尔里克一带做生意，与侯赛因台吉关系也比较亲密，后来得知他随同那里的哈萨克阿吾勒一同到达了印度。我们在铁木尔里克期间，中国政府派过代表到侯赛因台吉的阿吾勒进行沟通，但他们没有跟我们交流过。我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是否会给那里的哈萨克人带来不便，我也不知道过去是否有国民党政府官员来这里访问过。

整个夏季，哈萨克人用羊奶制作奶制品，他们把这些奶制品晾干后以备冬季食用。冬季来临时，一些瘦弱的晚春羊羔因无法过冬而死亡，哈萨克人不食用自然死亡的动物，他们将这些自然死亡的羊羔就地处理毛皮后，将其掩埋掉。哈萨克毡房主要是由羊毛制作的，我以前在巴里坤见过妇女们擀毡的过程。当我们抵达铁木尔里克时已经进入冬季，所以看到的家家户户只是把旧的毡子摊在毡房地上，羊毛都还没有处理，一团团卷起来后在外面堆着，这样既防水又方便拉运。等天气暖和了，妇女们联合起来擀毡，擀毡用来完成滚毡工作，滚毡完成后，羊毛就被制作成了羊毛毡，哈萨克人把一部分羊毛毡盖在毡房上，又新又白，很好看；一部分用来做冬天穿的毡靴，这种毡靴无论是骑马还是在雪地、冰面上行走都比较自如而且非常暖和，不起水泡；羊毛毡还可以用在马鞍上，有的可以做成毡大衣或者做成地上铺的垫子。有人说毛毡有股怪味，但我从来没有闻到异味，因为我从乌鲁木齐离开后到次年三月份才好不容易洗了一次澡。

铁木尔里克的羊群中很少能看到山羊。内蒙古西南部的鄂尔多斯是亚洲唯一的绒山羊基地，在那里能看到大量的绒山羊，绒毛应该是该地区支柱产业了。牛则用来挤奶或食肉，别的用处不是太大。对于游牧的哈萨克人来说骆驼是非常珍稀的动物了，因为当时主要用骆驼来搬家或长距离骑行，还有驼毛是极上等的冬季服装原料，长期喝骆驼奶还能预防高原肺病。而马匹则是哈萨克游牧民族的翅膀，尤其是在像这样迁徙的年代，马的利用率很高，谁家要有一匹好马的话，会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马奶可以酿成合木孜（Kimis），过年过节等喜庆日子可以喝着合木孜来庆祝。

我们作为这里的客人，我们的主食主要是以肉为主以及其它相关的食品，久而久之我也同那里的哈萨克人一样有相同的饮食习惯了。

铁木尔里克一带放牧的人们还是相对比较集中，比较安全。夏季，他们主要围绕沼泽地带以及到尕斯湖周边放牧，铁木尔里克一带为他们放牧提供了良好的草场，那里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肥壮。侯赛因台吉、阿訇以及交易商们夏季会生活在一起，以防“没有尾巴的老虎”袭击。我问侯赛因是否见过老虎，他笑着说，“不，你见不到老虎，而老虎则会看到你。”他们把外来入侵者形象地描述为老虎。

昆仑山脉的南边放牧活动并不多见，因而那边成了哈萨克人的狩猎区域。我们骑着马去昆仑山脉的南坡时发现了如野驴、野牦牛等比较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

侯赛因台吉和其他人都有自己的羊群，这些畜群主要靠自己放或雇人放，一般情况下都是雇用家庭条件比较清苦的亲戚。那些生活清苦的人受雇于牧户，牧户会根据他们的劳动付给他们一笔可供其家庭生活一年开销的劳动所得，然而雇工收入的多少取决于家庭情况或天气情况，如遭遇雪灾或极端寒冷天气，雇工的收入就没那么可观了。造成牧民经济状况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娶亲，因为新郎家娶亲时要给新娘家支付能够承担一个新娘的所有费用的彩礼钱，这样一来牧民的经济状况就会骤然下降。侯赛因台吉作为阿吾勒长老，他拥有比较奢侈的哈萨克毡房以及他从其他渠道得到的各类牲畜，他把那些礼物分别送给毛拉以及穷人，但如何做到相互均衡就不得而知了。



在铁木尔里克的那段时日，我了解到哈萨克人一般会把家产的继承权给自己最小的儿子。孩子的血缘关系通常随父亲，即使由于某种原因孩子交由母亲的亲属照顾，但父亲仍有义务给儿子娶媳妇，成家立业，也为这对年轻夫妇专门制作一顶哈萨克毡房和无偿划拨一些牲畜作为年轻夫妇自己的家产。同时儿子也相应地建立自己独立的家庭和拥有自己的牧群，这种遗产法则代代相传着。最小的儿子一般留在父母身边，尽照顾老人的义务。这样父母死亡了，小儿子自然而然继承其父母的遗产，其他大的儿子们早已分配到了自己相应的家产，所以不再与小儿子争遗产份额。而且小儿子继承了这一家族的地位，虽然小儿子岁数比起其他儿子小，但他的家族辈分高，威望也就相应的高了，哈萨克人的这一点与汉族人恰恰相反。

男孩一般 15 至 20 岁就开始结婚，女孩一般进入青春期后不久就结婚了，我觉得这样结婚有点早，但那个年代都这样。哈萨克人非常讲究血缘关系，同一家族推到七、八代以外才能相互结婚，否则血缘关系比较近，就不允许结婚，如果同一家族没有发展到七、八代以外，相互不允许谈恋爱，更不允许结婚，这一点是我比较佩服的。当时，哈萨克青年男女谈恋爱在很大程度上受父母的影响，多半选择门当户对。……除此之外，哈萨克族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有些是我们无法理解或解释的，可能是这个民族特有的习俗。

哈萨克人与平原的印第安人之间有着很多共同点，虽然我们在铁木尔里克短暂生活了三个月（1950 年的冬季），老人们一再强调为了周边的安宁和睦，所有在铁木尔里克游牧的哈萨克人都禁止掠夺在周边放牧的蒙古人的羊只，以前因这样的事情频繁发生，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同时也给周边的安宁带来了一些困扰，因此蒙古人不得不把自己的羊群转移到西藏高原去放牧。铁木尔里克的哈萨克老人们经常教育年轻人要搞好新疆、甘肃、青海等地间的安宁团结，想方设法使这些区域间的人们友好往来，加强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合作。

哈萨克族信奉伊斯兰教，以前富人可以娶两到四个妻子，而且还必须给每一位妻子都配送一顶哈萨克毡房，还要承担每一位妻子的日常生活及穿着打扮等的开支，这样开销比较大，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来支撑，所以经济实力不够雄厚的一般人只娶一个妻子。哈萨克人比较重视后代的培养与教育，假如哥哥或弟弟意外去世，并留下了几个孩子，家里若还有未结婚的弟弟或哥哥的话，可以娶寡嫂或弟媳为自己的妻子，这样的目的在于不让那些遗留的孩子成为孤儿。

我觉得哈萨克人娶几个妻子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家庭富有的象征；其次是为了多繁衍后代；其三是因生活所迫，人多力量大，干活、料理家务就轻而易举了。哈萨克人娶几位妻子，丈夫都要平等对待，就连吃穿用的都要一视同仁。当年乌斯满就是因为没有把一些家产分给他的小妻子，他的小妻子就认为乌斯满忽略了她的地位和继承权，从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其实乌斯满非常信赖他的小妻，因为每次出征这位小妻子都会给乌斯满出谋划策。听说后来这位年轻的妻子就离开了乌斯满，以当时的状况乌斯满也无法顾及这些家事了。

我在铁木尔里克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哈萨克族的生活、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仪式等鲜为人知的一面，哈萨克老人们或者一些富人准备娶第二任妻子时，都要和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商量并争得她的同意后才能迎娶。有时候第一任妻子还要给自己的丈夫介绍年轻贤惠、漂亮能干的女子为第二任妻子，这样第二任妻子娶回来后会与第一任妻子相处十分融洽，家庭也会非常和睦，料理家事也是井然有序，几位妻子所生的孩子也都能友好相处。几位妻子对丈夫的所有孩子都会一视同仁，孩子们长大后，妻子们都要一同商量并操办给儿子们娶媳妇的事儿。那个年代，生活都很困苦，一个女人能平平稳稳活下来已不易，男人也如此，所以人们的离婚率很低，可以说几乎没有。

乌斯满的首席顾问之一是在喀山穆斯林经学院研究经文的阿訇。铁木尔里克的哈萨克阿訇非常受尊敬，他们的阿拉伯知识也比较深厚，这些阿訇们因把整个的古兰经背诵下来而受到尊敬。我来这时带来的几本书，有些年轻人会静静坐在我身旁，听我阅读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哈萨克的毛拉（阿訇）有义务处理阿吾勒与阿吾勒间的各种社会纠纷、婚丧嫁娶等

事宜，还有免费教孩子们识字、诵读古兰经以及道德理念等方面的知识。

哈萨克人的毡房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部为圆柱形，上部为穹形。毡房的骨架一般都是就地取材，上半截用草原上特有的灌木柳，柳树枝杆围起来的圆栅，叫“开列开”。为了美观，在“开列开”外围用芨芨草做成，有图案装饰的席子围起来，并用彩带把整个外围的“开列开”固定下来。长约2米5左右的毡房木杆叫“乌厄合”，一头固定在“开列开”，一头把“尚阿拉克（天窗）”撑起来。然后上下两部分结合就搭成了毡房的骨架。骨架固定起来以后在外围铺盖毡子。首先，骨架的下半截围裹四块毡子，叫“吐尔德克”，然后再用两块大毡子铺盖骨架的上半部分，叫“乌孜克”，在毡房顶铺开一块活动的，约2米×2米的毡块，叫“屯德克”，可以拉动，用以通风或者是挡风保温。毡房的大小是根据开列开的多少来定的，一般毡房用六块开列开，同游牧生活相适应，哈萨克人放牧一般在夏、春、秋季，住可以拆卸的毡房，即古人所谓的“穹庐”。哈萨克毡房是由开列开、乌厄合、尚阿拉克、房毡和门五大部分组成。

哈萨克毡房地面上先是铺一层毡子，然后再上面覆盖着一些地毯或哈萨克妇女手工制作的绣有哈萨克民族特色图案的“斯尔马克（花毡毯）”。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金属锅用来做饭、煮肉等，哈萨克人称之为“喀赞”，把一个铁制三脚架放在火堆上，然后把“喀赞”安放在上面进行做饭。进入毡房，右侧就是厨房，所有的厨具都放在毡房右侧。正上方就是毡房里的客厅，一般来客人就让坐在正上方，喝茶时，铺在客人前面的一块布，哈萨克人叫“达斯达尔罕（餐巾布）”。然后再在上面放满所有好吃的食物，开始给客人倒茶与主人一起分享。毡房里厨房上面就是主人的床铺，白天就把“持木里迪克（隔离帘）”向两面打开着，晚上睡觉时放下来用以遮挡，也保护个人隐私。客人就睡在毡房的正上方客厅里，孩子们就随便在有空位的地放铺开被窝睡觉。家庭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男人通常的主要任务是拾掇马、骆驼等外面的体力活，而女人主要是干挤奶、做各类奶制品，做饭搞刺绣等家庭杂活。

铁木尔里克哈萨克人中有专门制作马掌的铁匠，为了保护马蹄骑用的马匹都得钉马掌。哈萨克马鞍形状各异，男人的马鞍子装饰不太华丽，前桥和后桥高而圆，并用银子镶嵌；女人的马鞍子则装饰的比较华丽，前后桥都镶有金子或银子等，价格非凡。男人基本上都要携带刀子，一般用来当工具使。我在寒冷的天气里走访了几家哈萨克人，都很热情，他们大都穿着整洁，服饰很有民族特色。哈萨克人信奉伊斯兰教，男女老少每天都要做五次礼拜，做礼拜前他们都要小净（即洗脸、手、脚，修剪手脚指甲等，无论男女都要把隐私处的汗毛处理得干干净净）。

由于游牧的原因，也为抵御严寒天气，他们基本都穿着羊皮做的皮袄或者皮大衣、皮裤、棉裤、皮靴等，心灵手巧的妇女们自己用手摇缝纫机为家人们制作合身又保暖的内外套。妇女一般穿长而宽松的服饰，很华丽，看起来并不像当时那个穷苦年代的人。姑娘出嫁时戴的帽子比较独特而且漂亮，这种帽子是用羊毛毡做的，外面是金丝绒或绸缎，上面绣着花，并以金银珠宝装饰，帽子正上方还饰有串珠垂挂于额前，哈萨克人叫这种帽子为“沙吾克烈”。“沙吾克烈”外面盖一条能垂到脚跟的红色的面纱，这种头饰叫“捷列克”，一般戴到孩子出生后才摘下。稍微年长些的哈萨克妇女的头饰是白色的，这种头饰分内外两层，后面长、前面稍短，盖着胸前的部位绣有颜色比较鲜艳几何图形，哈萨克人叫“开米西克”/“祁老什”。年轻女孩不戴面纱，这点与伊朗妇女不同，在伊朗，妇女们基本上都把头部包的严严实实的。

在铁木尔里克，我曾看到一个小伙子骑在马上，他手里拿着的水平杆上蹲着一只金鹰，据那里的哈萨克人说金鹰是用来野外捕猎的。哈萨克男人头戴的帽子有好几种，白天天气暖和戴“塔禾亚”，“塔禾亚”是用绸、布和水獭皮做的圆顶帽子，制作比较简单，帽子边缘绣着各种美丽的哈萨克民族图案；还有一种帽子叫“标尔克”，下沿大、上沿略小、呈圆斗形；天比较冷时戴“焦图马克”，是一种形似圆锥体的尖顶帽，里面也缝有狐狸皮或黑绵羊羔皮，面子仍用各种颜色的绸子和缎子，这种帽子做工简单、质地柔软；牧人冬天戴的帽子，一般是类似长尾扇的四棱尖顶

帽，左右有两个耳扇，这种帽子里面大都用水獭皮、狐狸皮以及绵羊羔皮做成，面子用各种颜色的绸子和缎子，顶部又饰以鸚鵡羽毛，十分美观，叫“图马克”。男人的帽子由其家人或心上人缝制，未出嫁的女孩们穿着紧身胸衣，胸前缀有各种古银币并绣有华丽图案，这与西方妇女带的胸罩是一个原理。

在铁木尔里克，哈萨克人除了相互赴宴或串门以外，男人们基本上靠每天外出狩猎来养家糊口，当然还要从自己的羊群里适当宰杀几只供生活用。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不管认识与否，哈萨克人总是热情招待八方来客，家里来了客人就仿佛过节一般，大家都骑马串门，聊天喝茶，相互开开玩笑，非常热闹。哈萨克族善歌善舞，一有机会年轻人就会聚在一起摔跤、弹冬不拉、唱歌，有的还即兴演唱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或赞美自然界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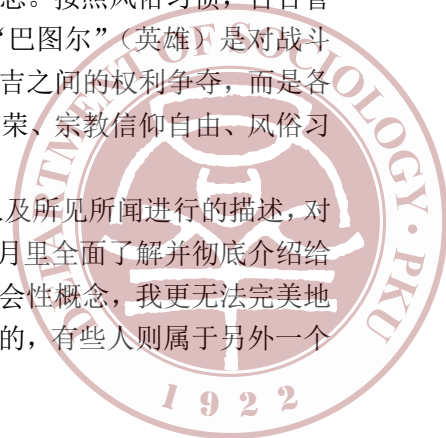
饮用茶一般是用砖茶熬煮的，每位哈萨克人都习惯喝奶茶，茶里添加的一般是羊奶，也有牛奶的。如果家里来客人，“达斯达尔罕”上会摆放诸如奶制品、糖果、葡萄干以及包尔萨克（小方块的油饼）、烤馕等美食来招待客人。

哈萨克族的主要节日是“纳吾尔孜节”，是波斯语中新年的意思。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做寓意新年的“纳吾尔孜粥”，是用羊肉或牛肉、小米、食盐、奶制品、大米、葡萄干、水等七样东西做出来的粥，很好喝。用七样东西（哈萨克人比较讲究单数）做粥的寓意是希望来年风调雨顺、收成丰盛。“纳吾尔孜节”这天，无论男女老少，哈萨克人从清早就开始相互串门，互致问好。客人会得到最高贵的待遇，每到一家都会弹起冬不拉，即兴演唱来欢迎客人的到来。另外一个值得赞赏的是哈萨克人会平等对待每个人，不会有贫富贵贱等阶级划分。在铁木尔里克，我住处附近有一位与儿子相依为命的穷寡妇，胡赛因台吉以及其他德高望重的长老、毛拉并不会因为贫穷而嫌弃他们，节日这天他们都会送去节日的问候，还会带去节日的美食，我相信“纳吾尔孜节”那天是这家人最幸福的一天。年轻人的结婚日子也是大家聚会的日子，这天大家都要互致问好，集聚到一块儿相互对唱、跳民族舞以及进行各种马上体育运动。其中一个就是“阔克拉合”（马上相互抢夺山羊皮的团体运动），这一运动不仅是一项扣人心弦的马上游戏，也是一种力量和勇气的较量，更是马术和骑手的竞技。

距我们要离开铁木尔里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一天，我们打算离开营地，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进至青藏的羌唐高原，走之前，我们没有说明具体的去向和时间，道格以为当地的哈萨克人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骑用的好骆驼，结果却看到了几峰乏弱的骆驼，他很生气，回到帐篷后气得坐立不安，他非常失望。第二天，铁木尔里克的毛拉来拜访我们，我和道格感到很为难，求毛拉代表我们向胡赛因台吉解释清楚，但毛拉希望我们亲自去胡赛因台吉那里解释清楚，后来我去了，道格没去。我去给台吉说清楚了我们此行的目的以及要做的事，并恳求胡赛因台吉宽恕我们。胡赛因台吉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请求，并给我们提供了骆驼等所需物品。从那以后，我明白了，和哈萨克人打交道要真心实意，隐瞒或欺骗都得不到他们的尊重。

对于这里出现的“台吉”、“巴图尔”一词的具体解释是：“巴图尔”是哈萨克语“英雄”；而台吉一词可能来自中国汉语里的“太祖”的译音，就是千户之长的意思。按照风俗习惯，台吉管护着阿吾勒（村落）一带的日常事务以及邻里关系和对外事务，而“巴图尔”（英雄）是对战斗首领的尊称。那个年代，中国西部所出现的紧张氛围并不是英雄与台吉之间的权利争夺，而是各少数民族间如何和睦相处，如何与当地政府合作并建立各民族和睦共荣、宗教信仰自由、风俗习惯保持不变的安宁生活环境等事宜。

以上是我对中国西部铁木尔里克哈萨克阿吾勒的一部分社会现象及所见所闻进行的描述，对一个民族如婚丧、游牧、待客、饮食等文化，我不可能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全面了解并彻底介绍给大家，对哈萨克阿吾勒的社会关系、继承法则等一些民族区域内的社会性概念，我更无法完美地描述。哈萨克阿吾勒和部落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些人属于这个阿吾勒的，有些人则属于另外一个



阿吾勒的，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这种社会组合关系，我仅仅有肤浅的感性认识，还没有上升为理性认识，所以我会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加以深层分析，全面了解哈萨克民族的各类风俗习惯，同时还要研究与这个民族血统有关的更深层的问题来打开这个民族的神秘面纱。

我认为哈萨克族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民族，他们的整个社会生活非常有吸引力。在铁木尔里克，从年轻人独立自由的恋爱中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民主，我觉得他们与当地政府合作的愿望很强烈。我拜访侯赛因台吉时候，他说他的愿望就是希望不要让他民族漂泊他乡，他希望有朝一日加入交谈，并提供自己与当地政府合作的意向。以上我所描述的是在 1949-1950 冬季，生活在中国西部铁木尔里克的热情、好客、勇敢、善良的哈萨克人民。

第三部分

前往西藏拉萨的路线

1950 年 3 月 20 日 1 号营地

上午 10:30 离开铁木尔里克的营地继续向南偏东 10 度方向的祁漫塔格山行进，进入一条山沟并穿越一条沙丘，前面不远就是山沟的尽头库木苏，这里海拔 3658 米。我们到达时间是下午的 6 点，那里很不错的营地，有水源及灌木林。

3 月 21 日 2 号营地

早上 9:30 离开 1 号营地，骑着 4 匹马继续前行至下午 13:55 到达了 Kizil Chap(克孜勒恰普)，并给骆驼饮水补饲，海拔 3780 米。这里水源属咸水，天气晴朗，不太冷。

3 月 22 日 3 号营地

早晨 8:20 离开 2 号营地，向西前行然后转向西南穿过克孜勒恰普和 At atkan (阿达滩河)，翻过一条海拔为 4267 米的山垭口。往下前行至阿达滩河，到了下午 2 点就开始搭建帐篷，这里风比较大，但天气暖和，大本营海拔为 3810 米。水草丰美，盐泉在我们的西南方向不远了。

3 月 23 日 4 号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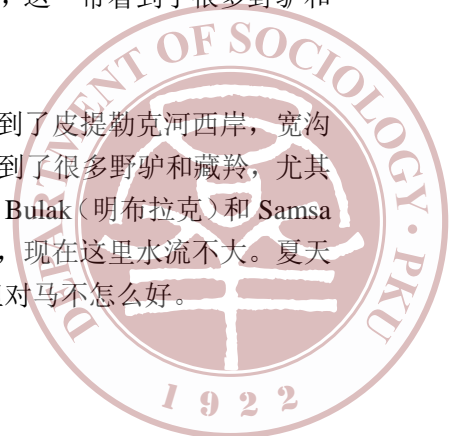
给骆驼补饲、饮水等，12:50 才离开 3 号大本营，向南行进并越过 Amban Ashkan (阿木巴勒阿希坎) 垭口，下午的 7 点 10 分驻扎在海拔 4176 米的高山区。这里没有水也没有任何灌木，幸好我们在 3 号营地带足了。天黑后开始慢慢下起了小雪，看到两群藏羚和很多藏原羚，以及见到很多死亡的盘羊头骨，但这些头骨不大。海拔反应不太明显，明天要准备穿过一个垭口就会到阿牙克库木了。

3 月 24 日 5 号营地

早晨 8:20 离开 4 号营地，继续沿沟里上行并在海拔 4709 米处翻过了阿木巴勒阿希坎垭口。这里风和日丽，然后直转下沟来到了阿牙克库木下游的平原上。雾笼罩着湖泊，并在第一条河边停下来过夜，这时已是下午的 2 点钟了，这里海拔 4054 米。刮着寒冷的西北风，但没有下雪，没有任何草或灌木可供骆驼吃。明天白天准备穿过山沟对面再停留一下，这一带看到了很多野驴和野牦牛。

3 月 25 日 6 号营地

早上 9:15 离开 5 号营地向东南行进，然后转向南再转向西南就到了皮提勒克河西岸，宽沟垭口北偏西 13 度，海拔高度为 4145 米。到达时间为下午的 5 点，看到了很多野驴和藏羚，尤其是河东岸特别多。Terme tass (条石山) 的南面就是标在地图上的 Ming Bulak (明布拉克) 和 Samsa Bulag (塔木切布拉克)，但现在已经变了。皮提勒克河宽约 1609 米，现在这里水流不大。夏天可能 1 公里宽，水深约 1 米。对骆驼是不错的选择地，灌木也多，但对马不怎么好。



3月26日6号营地

在此我们花了一天时间给骆驼补饲，而且为取暖做饭准备了很多柴火，这里的灌木以合头草为主。

3月27日7号营地

早上8:40离阿牙克库木开6号营地，逆向黑河行进至下午的14:15，西岸搭建了帐篷，这里是明布拉克与黑河交界处，海拔高度为4237米。天变阴下起暴风雪了。哈萨克向导们把我们领到这里就回去了。第二天我们就到达条石山脚下，要翻过Su-Petelin Tau（皮提勒克山）山垭口一直向南偏西75度。水多但没有喂马、骆驼的植被。没有柴火可取暖，看来今后的旅行越来越难了，天气也越来越变得糟糕起来，基本上天天下雪，今天这里特别的寒冷。



雪中行进的马克南驼队

3月28日8号营地

早上10:05离开7号营地，继续向南偏东75度方向行进越过一个平川就到了晚上的21:00，在夜间干河床上我们搭建帐篷露宿，整天是西北风夹雪天气，进入夜幕风渐渐停了，但特别寒冷，有水，没有一点喂牲畜的植被。

3月29日9号营地

早上10:00离开8号营地向西行进至下午的2点，前面就是准备要翻的山梁垭口，需要穿过一条宽河坝，再牵着坐骑徒步走到东南偏西北方向就到了沟脑的岩石区。当我们到达这条沟的西头时发现准备要翻越的山垭口又不在这条沟脑子上。于是我们只好停下来休整一下骆驼，准备停留一天后再计划翻越那条我们必经的达坂，我们所停留的区域没有喂骆驼的草料，水距我们3公里之远。

3月30日9号营地

我们在9号营地花了半天时间，我徒步上到沟脑上的岩石区观察了周围的具体情况，没有发现要翻越的山垭口。只看到一头野牦牛，在雪地里很好看。瓦西里又返回到8号营地的山沟入口处，在那里的河沟里才发现哈萨克向导们留下的足迹和生火吃饭的痕迹。下午17:00离开9号营地，晚上九点才到达了10号营地。

3月30日10号营地

在山垭口度过了一晚上，有水，有一些取暖用的动物粪便，没有喂坐骑的草料。天气自3月29号开始白天西北或西风比较大。晚上风停了，又是阴雪天气。

3月31日11号营地

早上九点离开10号营地向南逆河而上到中午12:00到达了达坂垭口，海拔高度为4815米。山顶全是岩石，往南望去只见白皑皑的平川，再往下几百米就是山脚下了，站在山顶岩石上正好右面就是9号营地。这条河流就发源于这座山，我们直向南然后转向东南在河流汇入湖泊的地方停下来了，海拔4694米。这里过了一夜，有水和少量的取暖用动物粪便，没有可供骆驼吃的灌



木。

4月1日 12号营地

早晨 8:00 离开 11 号营地原回到河流发源地，然后再转向西南穿过另一条山沟。走到这条河流的尽头再进入这条山沟。逆河沟而上到西北转弯处。从这里直向南过了一条溪流再翻过海拔 4968 米的山垭口，山梁和山边上都是岩石碎片，山的另一侧正好有一条路。翻过这条达坂后，到南面下来过了一条小山沟就搭建帐篷过夜，这里正好是向西的山沟入口处。这里海拔 4876 米，从山顶上可以看到南面的昆仑山。翻过这些达坂直向南，柴火和草料比较少，没有水，只有雪。

4月2日 13号营地

早上 11:05 离开 12 号营地向南行进到下午的 15:25，我们就到达了一个小山下自西向东流的河流北岸，一直行进到没有河水的区域。山顶上发现有堆起来的石头堆，这说明以前有人路过这里。西南面的昆仑山顶和河床上火山堆留下的红黑岩石很多，这里缺柴火和草料，没有一点水，只有雪。整天刮着很冷的西北风，我们只好停下来过夜了，第二天又呆在这里给骆驼补了一些饲草。

4月3日 13号营地

这天我们留在 13 号营地，用无线电台行进联络，明天将要前往昆仑山达坂脚下，天阴刮着风。

4月4日 14号营地

我们上午 11:00 离开 13 号营地向昆仑山达坂脚下行进了 4 个小时，在一个干河床上搭建帐篷过夜，我们一到这里就开始下起了雪，这里没有柴火、水、草料以及食物。

4月5日 15号营地

早晨 9:00 离开 14 号营地逆河而上翻过昆仑山达坂垭口，这里海拔 5029 米，然后顺着河流下来向东南来到了一个湖泊边。离开这个山沟直向南来到了一处草原上，在一个干河床上搭建帐篷过夜。给骆驼补饲，除了雪再没有水源，有一些取暖用的动物粪便，整天刮着大风直到晚上才停下来了。这里海拔 4937 米，离营地不远处猎到了一头野牦牛用来伙食。

4月6日 16号营地

早上 10:00 离开 15 号营地向南或南偏西沿着旧路迹，下午的 2:30 到达了 Sabun（萨本湖）的东岸，湖面已结冰，水的碱性较大。我们在湖的东北岸停下来露宿，海拔 4938 米，天气很糟，植被还可以，饮用水只能别处寻找了，明天准备在此留下来给骆驼补饲，周围还看到了两只野牦牛。

4月7日 16号营地

这天我们整天留在 16 号营地休整坐骑了。

4月8日 17号营地

早上 9:30 离开 16 号营地沿着旧路从萨本湖的东南拐角绕过又翻过几座向西南的垭口，穿过几条河流，向东然后又向西翻过几条小山丘。翻过最后一座小山就看到了南面自西南面被积雪覆盖的 Ungurlik（昆仑山脉）山峰，前面就是自东南流向西北的 Kizil Uzun（红河）。穿过这条河流后，距河流西南岸大约有一个有草的小山脚下过了夜。这里没有水，有些植被和取暖用的动物粪便，海拔 4968 米。

4月9日 18号营地

早晨 8:55 离开 17 号营地向西南又穿过了一条干河床，然后转向南沿着河的西岸边，又转向东南翻过一条小山后又一次穿过红河，直到下午的 18:00 点停下来露宿，为翻越下一座高山做准备，海拔 5212 米。有一些干柴、水等，但没有植被供骆驼食用。



4月10日19号营地

早晨9:00离开18号营地向西翻过了海拔5273米的山梁，然后进入自东向西的山沟，这里有很多红岩石的山丘，植被比较茂密，有一条湖泊向东南延伸着。山沟的南面就是一些低矮的山丘和沙丘，在南偏西方向就看到了昆仑山的布喀达坂峰。中午一点左右在南岸的低洼地带搭建了帐篷，这里水略碱性，柴火和草料比较充足。

4月11日20号营地

早晨9:00离开19号营地绕过沙丘，然后向南逆河而上在一个小山丘的南面进入大山沟，然后再进入另一条山沟直到下午的5点钟，来到了自西向东流的河流和两个湖泊中间，眼前就是向南直通往布喀达坂的山沟，海拔4968米。这里水草、柴火比较充足，在此我们专门停留两天做了休整。

4月12-13日20号营地

这里我们留下来放骆驼，并查看了通往布喀达坂的山沟路况。

4月14日21号营地

早晨9:00离开20号营地穿过一条山沟，然后直接向南上河沟，翻过海拔5210米的山梁再朝下约400米就到达了山沟，四周环山，我们在此露宿，这里没有水、草、柴火。

4月15日22号营地

早晨8:45离开21号营地向西南进入一条河沟，然后向南翻过5395米的布喀达坂峰便进入另一山沟。这里水草茂密，柴火充足，看到了很多野牦牛。猎了几头野牦牛用来食物用，并在野牦牛过夜的地方搭建帐篷过夜，海拔5212米。

4月16日23号营地

早晨7:00离开22号营地向南偏西走到山沟的尽头然后顺河沟向西南行进直到河流汇入一个湖泊。然后再转向西南离湖泊3公里多处时下午的6点钟了，来到了一个广袤的草原，这里水、柴火都很稀少，海拔5059米。

4月17日24号营地

早晨8:30离开23号营地向东南行进绕过一个山丘的南面，然后转向南整天在绕过一个又一个山脉。最后下午六点又过了几条湖泊并到达一条大湖泊的北岸，再继续到了这条湖泊的东西岸，晚上进入湖泊的山沟口搭建帐篷过夜，河里有水，周边有草有柴火，遗憾的是我们一峰最好的骆驼夜间丢失了。

4月18日25号营地

早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寻找骆驼，还是没有找见。最后11点离开24号营地绕湖泊到西岸。然后转向南再转到南面，正好来到一座自东向西的山脉的垭口上，下午的6:30翻过了山垭口。这里水源丰富，柴火充足，就是没有可供骆驼吃的牧草。

4月19日26号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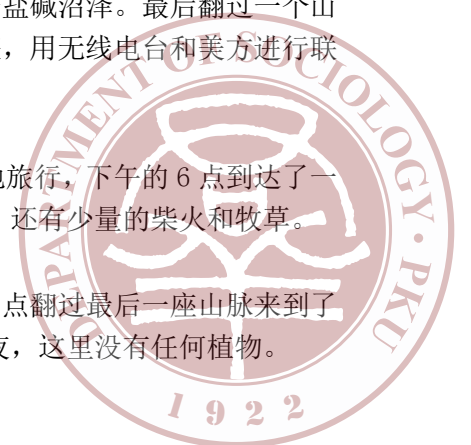
上午10:00离开25号营地向南逆河沟而上，然后向西环绕避开盐碱沼泽。最后翻过一个山梁向南穿过一条又一条山沟，到了下午的13:30。就在河沟搭建帐篷，用无线电台和美方进行联系。这里水草比较充沛，准备明天还继续行进。

4月20日27号营地

早晨9:00离开26号营地继续进入山沟里向南行进。整天不停地旅行，下午的6点到达了一个四周环山的盐湖的东南岸。在一个避风处搭建帐篷过夜，有雪水，还有少量的柴火和牧草。

4月21日28号营地

早晨8:30离开27号营地向南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脉，下午的6点翻过最后一座山脉来到了河流与一个大盐湖交汇处。我们只好绕到盐湖的东岸并搭建帐篷过夜，这里没有任何植物。



4月22日 29号营地

早晨 9:30 离开 28 号营地向东南进入一个宽沟，到了山脚转向南逆河流而上到一个红石头的西边，到下午的 16:30 翻过了海拔 5425 米的山垭口，并在海拔 5273 的地方过夜，只有雪水，别的什么也没有。

4月23日 30号营地

早晨 9:30 离开 29 号营地向西南行进，翻过几座小山丘，到了南面，又翻过几个山脉到了向南流淌的一条河流边。顺河而下到下午的两点停下来搭建帐篷过夜，因需要用无线电台和美方联系的时刻了。有一些牧草，柴火和水源很丰富，这里发现过去有很多哈萨克人搭建毡房的痕迹。



在这神秘的高原上，弗朗克·贝塞克感到迷惘

4月24日 31号营地

早晨 9:00 离开 30 号营地向西南行进到山丘西面到了河流南面的开阔地带，西面有一条大山沟直接通往南，进入这条山沟走到了沟脑又翻过几座山丘，最后到了海拔 5200 米的山垭口，顺河而下到了岩石山的南面，发现很多藏族人的羊圈，从痕迹来看，藏族牧民很可能一个月前从这里搬走了。沿着山沟走了三公里多在一处泉眼边搭建帐篷过夜，这里牧草比较少，柴火很丰富，有很多藏族人的羊板粪，海拔 5059 米。

4月25日 32号营地

早晨 9:00 离开 31 号营地向南行进并进入一条山沟，那里牧草很不错。停下来给骆驼补饲，营地附近泉眼的水一直流淌到这里来了。柴火很不错，这里是从布喀达坂北面的群泉以来最好的一个地方了。有一条盐湖，南北宽约 11 公里多，今天风不大，气候宜人。

以下的记录由弗朗克·B·贝塞克来完成的。下面还有很长的旅行记录，时间、地点都按照具体情况而记载，但没有像马克南那样详细的海拔、方位等。

4月26日 33号营地

早晨 7:00 离开 32 号向南进入一个小山沟再转向南穿过湖泊的边缘，然后向东南沿沟而上过对面，到了下午 17:30 停下来过夜，我们的一峰骆驼滑倒滚入山沟里，无法再利用了，我们无奈放弃它。这里柴火、牧草、水源俱全。

4月27日 34号营地

早晨 7:30 离开 33 号营地向南行进了五个多小时，来到了红达坂的西面，这里山垭口海拔为 5425 米。然后向南沿着河沟直下到了东西一条山沟的沟口上，继续走了三公里在一个湖泊的西岸搭建帐篷过夜。这座山顶终年积雪，脚下的湖泊有可能就是集满的雪水。这里柴火、牧草很丰富，水源距我们 1 公里之多。

4月28日 35号营地

早晨 8:00 离开 34 号营地向南行进了几个小时，翻过了几座山丘，穿过了几条湖泊。来到了山脚下的一处泉眼，给骆驼饮水，补饲。自从 4 月 17 号以来，我们利用的这些骆驼、马匹都没



有得到很好的休整和补饲，这样下去，越来越瘦，无法完成我们下一步的旅程。所以应该给骆驼找到一处牧草很不错的地方进行休整实在很有必要了。

4月28日 36号营地

早晨7:30离开35号营地继续向南行进翻过好几个山丘和穿过几个湖泊来到了一个山沟口。在南面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盐湖，我们的东南面又是一个小一些的盐湖。这里水草茂密，柴火也比较充足。

4月29日 37号营地

这天是马克南的生日，我们8:00离开36号营地一直向南进入一条山沟到了西面的小湖泊边，又穿过了一条又一条河流。中午11点我们在一处草原边的小山坡脚下看到了几处藏族人的帐篷。我和马克南在队伍前面缓缓而行，行进约1个多小时后渐渐走近了藏族人居住区域，这时他们看见了我们的驼队。

马克南在我前面领着路，离我有半公里之远，手挥舞着白旗继续向他们走去，这时前面向我们驼队走过来一位女孩，接近我们时向我们伸了伸舌头，这是藏族人传统的与人打招呼的友好方式。马克南迎接姑娘并开始与她交流，我们也跟着她向藏族人的帐篷走去，这时山坡上拿枪的藏族人看见我们就退回去了。我发现他们在石头羊圈周围早已布置好了武器，有随时使用武器的可能性。我就向他们挥舞着白旗走了过去，可马克南把我叫住，并让我返回来。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先停下来搭建帐篷，生火做饭等，以便消除他们的疑虑，一边慢慢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等到紧张气氛缓和后，我们再慢慢接触他们，这样安全性比较高。同时给他们讲清楚，我们不是游牧的哈萨克人，也不是来骚扰他们的外来人（三十年代末哈萨克民族前往印度时曾路过这里，也和他们发生过一定的矛盾-阿利），需要我们相互友好相处，不要有敌对行为。

这个时候，西北面突然有骑马的六个人向我们冲过来，他们没有和我们搭话，就直接向其中一个藏族人的帐篷冲过去，他们当中两个人带着一大块羊肉。这说明我要给他们赠送一些礼品，如香烟、布料等，进行物质交换。因此我挥舞着白旗向着那两人走去，想方设法和他们事先打招呼，相互友好相处。可正当我走去时，马克南突然改变想法，并告诉我，让我先去观察一下羊圈后面的人的动静，这时我发现有两人在山坡上手里拿枪对着我们，于是我放下了旗，慢慢向他们走去，我们之间大约有四十来米距离的时候，我准备和他们搭腔的时候，其中一位藏族人向我挥挥手，意思要我过去，这时他们把枪对准了我的腹部。我发现他们是一个大家族，共有7口人，有几个妇女和小孩，还有三个老人。我开始慢慢介绍自己，并说我是一位美国人，是他们的朋友，我们在帐篷里再慢慢聊聊，于是他们也同意了，开始准备走进他们的帐篷（后来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外面先彼此磨合一下好了）。

当初我们五人先返回到自己的旅行队中，开始搭建帐篷，以便使藏人相信我们是友好的旅行者后，才准备和他们面对面交流好了。按照藏人的指示，我开始走进藏人的帐篷，并开始向他们分发布匹作为礼品的时候，后面听到了枪声。我立即向后面的帐篷跑去，这时突然看到马克南和另外三个白俄人从帐篷里冲出来，双手举过头顶。但为时已晚，这是藏族人早已准备好的圈套，从石头羊圈的后面冲出来六位西藏士兵，第一颗子弹射出后，紧接着开射了几枪，两个白俄人应声倒下，关键时刻马克南从藏族人帐篷里冲出来大喊：“不要开枪！”声音刚落，他也倒下了。最后一个白俄人瓦西里从帐篷里跑了出来，向我们自己的帐篷跑去时腿部中弹并受了伤。这时突然有一颗子弹朝我方向射来，万幸的是，子弹没有击中我，因此藏族士兵们向我高喊，并让我赶紧蹲下“磕头！”，“中国人把两膝和头着地叫磕头”。这是我连忙向他们暗示：“我不磕头，因我是美国人”。他们看此情景，就把我和瓦西里拉过来捆绑起来了。我看见马克南躺在那里很悲痛，他面带笑容静静地躺着，一个藏族士兵过去搜了衣兜，搜出几块包尔萨克，给我拿过来让我吃，我拒绝了。这些藏族士兵有可能感觉到他们这样做是一种错误的行为，不应该枪杀这些人。我的

手仍被捆绑着，被安排在一峰托运帐篷的骆驼上，另一峰骆驼给杀了，这样就轻装上阵了。

我们就开始向南继续行进到一个藏人家的帐篷里，不知道瓦西里的伤势是否能得到治理？我被带到他们的一个头领帐篷里，和他们简单交流后，我大概估算了一下还有40天左右才能从这里赶到拉萨。这里我们见到了他们的几个随行人员以及喇嘛，拉萨政府是否知道我们过来了，谁也不知道，我们已经失去了三个人的生命，非常懊恨，但只能等到到达拉萨再处理了。他们在嘲笑我，感觉情况非常糟糕，有人给我和瓦西里一些葡萄干吃，晚上睡觉的时间到了，他们没有把我们安排到帐篷里，而是一个狭小的空间，我和瓦西里只能挤在一起躺下了。我们又害怕等到深更半夜遭遇不测，所以我只睡了几分钟。藏族士兵们晚上一直在监视着我们，除非我们暴乱或者对他们采取一些动作，我想他们不会在我们入睡的时候枪杀的。我想起失去的三个队友，感到无奈，我应该对他们负责，特别是脑海里想起马克南那微笑着躺着的模样，我怎么也睡不着觉。我希望再不要出现这种悲惨的事儿，很难保证在这样的区域，迟早什么事儿都会发生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沟壑搬到了村里。我告诉藏族人，最好有人护送我们很快赶到拉萨，想方设法弄清楚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也向他们作了保证。西藏政府派来的人员早上过来并问我那天早上丢失的东西以及相关情况，我觉得这些事儿早应该结束了，我们最好活着去拉萨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然后到那里后想好好地睡一觉。这时那座小山坡上听到了哈哈大笑的藏人声音，因他们正在瓜分我们死难者的东西呢，我不想管那么多了。他们抢劫之后，有一名男子给我们送过来了上级寄给我们的一封信。有人告知我们将在第二天早上离开这里。那天晚上，虽然我们仍在那条出事的沟壑里，但我们睡得很好。这些藏族人，特别是对外界毫无知觉的那些人，具有同情心，很善良。

5月1日 38号营地

我们早上9:00离开37号营地向南沿着一个山脚走到下午的一点，整天风雪交加，气候很寒冷。自铁木尔里克以来，第一次遇到了高原牧场，这是铁木尔里克和申扎县之间唯一标注的区域，这里只能冰雪融化取水。

5月2日 39号营地

早晨大约9:00离开38号营地向南行进了3个小时便进入一条山沟来到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未结冰的大湖泊西岸，瓦西里说从西岸无法望到东岸，有一条自西向东汇入湖泊的河流。又过了几条河流直到下午的13:30才停下来歇脚，准备在藏族人的帐篷露宿，水、柴火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骆驼吃的草料，我们渐渐和护送我们的藏族人友好起来了。Tserindorji（才仁多尔基）带班，有一个士兵和一个当地人对我们住的帐篷进行轮流监护。

5月3日 40号营地

早晨大约9:00离开39号营地向南行进了4个小时便进入几条山沟和很多冰湖泊，还有藏族人的帐篷，在这高原上纵横交错的河流、湖泊很多，下午拉萨方面来了一则信息，才仁多尔基拒绝我们亲自见从拉萨带来信息的那个人，他进进出出帐篷，看起来很着急。那天晚上他对我说让我给拉萨写一份信对他免除问责。我答应了，他答应很快与申扎县取得联系。

就在今天，骆驼承载着我们及逝者的灵魂一起去拉萨。

5月4日 41号营地

早晨5:00离开40号营地向南继续行进3多小时上了一条很长的山沟，在那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从拉萨带来信息的人。我们受到了热情接待，这五天来所发生的一切我永生难忘，我们已经舍去了三个人的生命，一个受伤了，看来我们得不到欢迎是天意啊。我确信我完全有机会可以致使让藏族人杀死才仁多尔基，但我并没有这样做。我们继续向南越过了一个又一个山梁，来到了藏族人居住区域，在那里花了两个多小时喝茶，又见了不少藏族官方人士。



5月4日 42号营地

离开 41 号营地，还是向南偏东南下了一条山沟，然后转向东偏东南方向来到了一处开阔的草原地带，这里有很多小溪流。然后又上上下下几座山丘，这里有一条自南向北然后转向西又转向东的溪流。我们向南行进约三个小时来到溪流的上游，晚上 7 点钟就露宿在藏族人的帐篷里了。

5月5日 43号营地

早晨 6:00 离开 42 号营地向南进入一个山沟向沟脑子行进，越走越高，河面全结冰了，我们来到一个藏族人家吃了午餐。

5月5日 44号营地

中午 13:00 离开这里继续进入向南的山沟 2 小时后来到了一个藏族人家，住在申扎县的鲍勃将军前来迎接我们，他们带来了糖果、各类食物以及上等大米。我们便住下了，我想如果有一线机会的话，我很想枪杀才仁多尔基来报仇，但我没有这么做，因藏族官方会处理他的。

5月6日 45号营地

早晨 7:00 离开 44 号营地向南进入一条山沟走了几个小时，然后再转向南走了几个小时就上到了一条山梁上。这里视野很开阔，瓦西里的腿部伤处越来越严重了，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中午的 12 点我们就到了申扎县，我被安排到一间贵宾间，这也是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出来后住到的第一间贵宾间了，从此我们开始被当作客人对待了。

5月7日

军方官员到舍嘎尔洪龙（双湖县附近-阿利）被枪杀的地方，然后把被抢劫的衣物、材料、装备等东西给我们带过来了，同时处理好了死亡人员的遗体，我们提前离开这里前往了拉萨。

5月8日

才仁多尔基也准备到拉萨汇报去了，我们耐心等待拉萨方面的来信，然后再继续前行。

5月11日

军方官员去舍嘎尔洪龙（双湖县附近-阿利）的人员已返回来了，带着我们很多资料包括黄金。还有衣物以及我们使用过的东西，才仁多尔基管下的士兵们终于受到了鞭挞 40 下的惩罚。藏族官员对事发后的掠夺事件非常激怒并要求我为此作证，并且让已枪杀的马克南、欧文·凯纳西和伊利欧尼提等三个人的遗体要处理好，同时对我们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表示给予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5月12日

尽管马克南之前与美方频繁用电话信件早已取得了联系，我们也想联系一下。马克南在巴里坤给我的电台频率和电话号码，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5 月我们尝试利用其他无线电台联络，试图利用其他频率发送电报，所有电台的设备在工具箱里找到了，但都无法得到联络，因电台都被关闭了，可能 5 月 20 日就可以打开了（藏历第六天），到时候我们再尝试进行无线电联系吧。

藏历第四月的第六天

今天才仁多尔基带着 Lahsunyarpil 博士和另一名藏族士兵从拉萨回来了。具有英语能力的一位好医生，当听到很流利的英语讲道“早上好，情况怎么样？”时，我们感到很亲切。医生看了后说瓦西里的伤势已稳定，但需要数日才能恢复。明天大夫给他输青霉素，我觉得他的伤势恢复慢的原因是高原区，血液里缺少氧气。

拉萨外事局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通过大夫给我带来了信件，并带来了新鲜浆果、水果罐头等食物，这也是我离开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以来第一次吃到的最好的食品了。

估计四天内就要赶到拉萨了。

藏历第四月的第十四天 5月30日第46号营地

第十二天，也就是 5 月 28 号，另一个官员到出事点去已返回来了，并带着很多被丢失的材



料到了申扎县。但瓦西里的 10 盎司黄金仍没有找到，藏历节的第十二天我们就成了邦巴·鲁宾的贵宾。

29 号的早晨，我和瓦西里、大夫、士兵离开申扎前往拉萨，瓦西里的伤势好多了，但仍然利用拐棍走路。离开申扎向东南偏东行进至 3 个小时，然后东北偏东走了三个小时。沿着发源于申扎的溪水来到了戈瓦错，可山沟到这里转向东南偏东再转向东北偏东方向了，三个小时走出了申扎县。大夫提醒我们要注意前往拉萨的路线和申扎出来的时间，并准备好一切必要物资，晚上下起了雪。

5 月 30 日第 47 号营地

早晨 7:00 离开了 47 号营地，海拔 4815 米。东北偏东穿过一条山沟又翻过了 5090 米的山梁，总行进了五个多小时。有前行了三个小时才下了山到了中午一点钟安扎在海拔 4937 米处。瓦西里 17:30 才赶回来，他明天骑着骆驼还要带上 4 头牦牛，一路下着雪，自从申扎出来就没有骆驼吃的草料了，今天早上我们被迫放弃了牦牛。藏族人认为带着牦牛需要饲料，而且速度比较慢，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是骆驼比较耐用。这是一条比较远的路，而且这里的捷路主要是山路，不便于瓦西里的伤腿。

5 月 31 日第 48 号营地

早晨 6:30 离开了 47 号营地，不停地向南行进几个小时，下山沟翻山梁，到了上午 11:30 才停下休整了一下，喝了一些茶，没有换骑用的马匹。我们也没有什么准备，所以准备在这里过夜，明天继续旅程。这里没有骆驼吃的草料，幸好我们自己带了一点干草，就喂了骆驼，母骆驼看来已无法坚持下来了，于是就留下了。瓦西里今天骑了一段时间，感觉到伤处越来越不好了，这里海拔 5090 米。

6 月 1 日第 49 号营地

早晨 6:30 离开了 48 号营地，不停地向东行进 4 个小时，来到了一座小山的西面。然后向东南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了藏族人的帐篷附近。这里停下来喝了些茶水又往前走绕出了一座山丘，这里海拔 5100 米。

6 月 1 日第 50 号营地

中午 13:30 离开了 49 号营地向东南走了两个小时，然后转向东又走了一个小时翻过了海拔 5380 米的山梁，这里看到了念青唐古拉山脉的主峰。然后下到山沟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处平地，就开始驻扎过夜，这里海拔 5090 米。

6 月 2 日第 51 号营地

早晨 7:15 离开了 50 号营地向东南翻过了一座小山又绕到了五十号营地附近，然后顺河沟而下又上了 3-400 米到达一座山的阶梯开始安扎休息，这时中午 13:00 了，天下着雪，海拔 5105 米。

6 月 3 日第 52 号营地

中午 14:30 离开 51 号营地继续东南方向行进，翻过了多少条山梁，穿过了多少条山沟，我已无法记得了，最后走到了念青唐古拉山脉的东南面，过了五个小时来到一处开阔地带后停下来准备露宿。

6 月 3 日第 52 号营地

早晨 8:30 离开 51 号营地，继续向东或者向南翻山越岭，最终来到了纳木错湖的西南岸。到这里就准备停下来安扎过夜，骆驼自从布喀达坂的北脚下的群泉后这里第一次吃到了新鲜的牧草。今天我要好好让骆驼休整一下。

6 月 4 日第 54-55 号营地

中午 14:30 离开 54 号营地下午 16:55 到达了 55 号营地。海拔 4937 米，念青唐古拉山脉就



在眼前，拍了很多照片。这些区域我们整天在穿越湖泊要么翻越山梁中消磨着时间，所以前行的队伍很慢。这片区域有很多藏野驴，白雪覆盖着这片山的南面至西南面 6-7 公里的区域，这里雪莲花很多，很像兰花或者是金鱼草。有些花儿已枯黄了但长得很像怪人一样，藏族人叫它为松卡巴。

6月5日第57号营地

早晨 6:15 离开 56 号营地，继续向东北方向 30 度沿着一条冲积坡走了 4 个小时，穿过了 4 条河流，绕过一个河流源头就进入了一个很宽的冲积沟。到这里已是 11:15，安扎了五十六号营地。12:30 离开 56 号营地继续沿着一个低洼地带前行，穿过了四条河流并在下午的 16:30 第四条河流边安营过夜了。东面和湖泊的西面都是环绕着的雪山，随东北方向 30 度离开了 56 号营地，但是绕了很多弯子才到达 57 号营地时，路还在东面，这里海拔 4983 米。

6月6日第58号营地

早晨 7:00 离开 57 号营地，穿过河流就到了一座高山的嘴子，前面有一条沟，可以把我们直接引到纳木错湖南岸。翻过这座山，向东进入山沟然后继续沿着山的南面，花了三个小时翻过了海拔 5242 米的 Lakin（拉根-纳木错湖与当雄县之间的翻越念青唐古拉山垭口-阿利）垭口，然后下山便进入向南的主河沟。下午的 2 点我们来到了地势相对于平坦的 Dam（今西藏当雄县附近的一个地名-阿利），海拔 4511 米的区域。

6月7日第60号营地

凌晨 3:30 离开 58 号营地向西北进入一条山沟朝下走，然后在翻过一道梁进入了第二条山沟，山沟间有几条山丘，东面就是 Ba Dzong（巴宗），我们到那里是下午的 13:30，并在那里建立了 59 号营地。那里几处都是空房子，我们做一调整，然后 16:30 离开营地，穿过河流到晚上的 20:45 在第二条山沟的脑脊建立了 60 号营地，这里海拔 4610 米。

6月8日第61号营地

晚上开始下的雨一直到第二天早晨 7 点钟，我们 8:00 离开 60 号营地来到了海拔 4846 米的山垭口，路比较滑，这个垭口就是念青唐古拉山脉垭口。穿越河流下午的 14:00 来到了 Zamsar（扎米加，通往拉萨的羊八井以北——译者），那里遇见了去拉萨的 6 个士兵。河对面有一个炮台，这里海拔为 4709 米。

6月9日第62号营地

我们 7:30 离开 61 号营地很快就进入了河流，然后穿过当雄河的石桥时一峰骆驼掉入河里，好不容易捞出来了。中午的 12:50 来到了 Dejin Dzong（德庆乡），这里海拔为 4297 米，如果路上振动不是太厉害而破碎鸡蛋的话，晚上就可以吃到鸡蛋了。

6月9日第63号营地

14:45 离开 62 号营地，下午的 17:45 到达了马乡，“马”的名字来源于一朵白花。这里我们遇到了印度和国外的厨师，今天晚上就要吃到鸡了，鸡蛋也很不错。我们到达这里前下起了大雨，并收到了印度使馆人员理查德松的信件，还见到了几位外国客人。

6月10日第64号营地

早晨下起了大雨，我们于 8:15 离开 63 号营地到了下一站，这时已经 12:15 了。这里海拔比上面低了 100 米左右。并在这里搭建了 64 号营地，树木环绕，对人和坐骑都很适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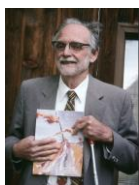
6月11日第65号营地

过了一会儿离开了 64 号营地，沿着一条乡间小路，天黑前一个半小时到达了拉萨。雨下得非常糟糕，我走在队伍的前面。我在这里见到了我的官方翻译瑟贡，还有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里尔。我刚到这里就给我送来了一些东西，包括藏族服装。第二天早上 6:00 在英国使馆喝完咖啡就要离开到了在“外使馆”给我预定好的房间里，中国代表团也在这里，好像他们没有取得进



展。这里一切顺利，日志到此就结束了。

文中部分人物照片：



弗朗克· B· 贝塞克 (Frank B Bessac)



道格拉斯· S· 马克南 (Douglas· S·Mackiernan)



瓦西里 (Vasili Ivan Zvansov)



琳达·本森 (Linda Benson)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306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

